新輯海上青樓圖記

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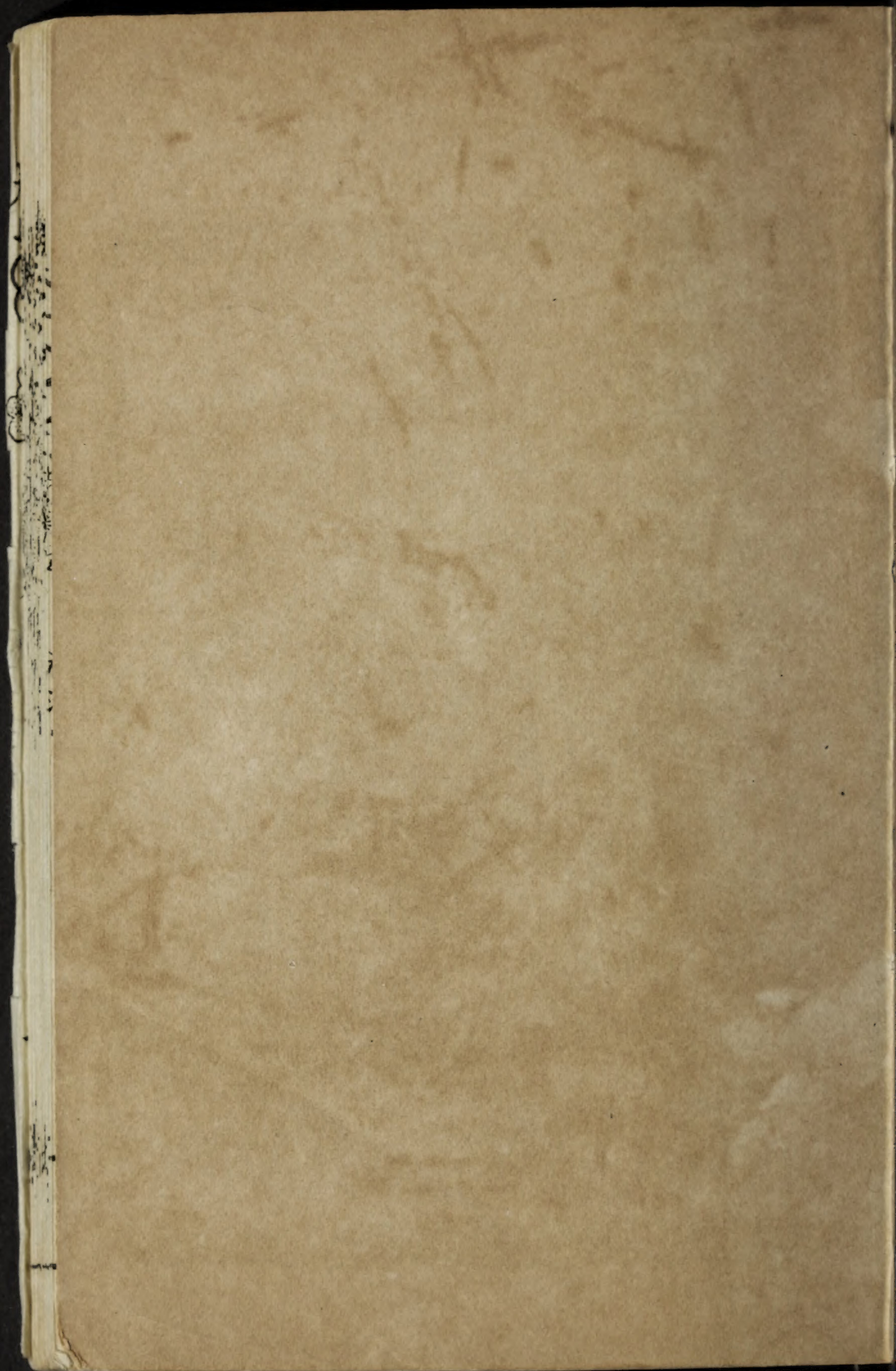
雨小築主人

Tsi I

Hai chang Tsing lou

1895

6 chapters





林湘雲

林湘雲

湘雲年十六不知其真姓氏苐隨母僑會垣里習彈唱工琵琶初居鼎豐里今遷燕青里所字未分年顏逾媚軽盈綽約宛轉宜人得古室主名年十苐品云斛素諸潔秉月返真說者謂其還須取神恰如分際吉金室主人嘗識余于姬室酒罷為之歌唱珠喉宛轉響遏行雲

七十二峯山樵書



金蘭生

小金蘭生

蘭生揚州人與姊桂生同居東薈芳桂生以旖旎勝蘭生以恬逸勝而其神清如水顏豔于華劇文適相等倫樂稍軒輊平居無嫻靜婉孌好天然過佳客至惟酬以局甚落落醖藉瘖然靜坐相對過言君常擇藝郎來易望見顏色紅豆詞客愛之甚題其壁曰嬝嬝亭亭畫不同年恰好十三餘名寄劉眼以先醉勝人鄉環讀異書嘗語余與桂生交幾三年曾未之親肌玉是誠也余頗信云　淞西漁隱洩于海上之忘機寓

洪如意



洪如意

如意姑蘇人居犀貴里年十八習南詞工琵琶汻秋水之咲頃城愔所交皆慧惱是以韵事無多合食寶王同居輿如意年栖若暇攜手風前倚闌絮語人恰呼爲之雙解語卷云

閬中採蓮僊子題於申江旅館



金如玉

金如玉

如玉蘇州人綠珠身價碧玉年華膚如凝脂骨似柔荑評花主
無似白芙蕖儇儇余久耳芳名尚未一親粉澤百借碧玉房主
人酣歌丹桂園正當魚龍曼衍之時見一面人袂小青衣姍姍而
來舉步間絳一霎光四射戲題廣寒宮黃仙子謫下人間訪之
案月斜印如玉翠蛾月上邀向桃花下輕叩銅鐶如玉低揭珠簾
出迎麗人之輕盈靦靦羞澀藉溫存余不禁喜極狂自負共
眠無花離鬢淺于妝壯膽黃之外自是花晨月夕輒偕
主過訪讀詩剪燭竟夕流連主人爲購金箋一番集唐詩三絕
句以贈之傾國傾城總絕倫平生心跡最相親牡丹花下簾鈎外似
共東風別有因心有靈犀一點通此生何處不相逢畫圖看
晴香隨雲雲想衣裳花想容雲滿庭紅杏碧桃開一寸相思一寸灰
祗緣玉人新病起花前不整下堂來雅姻依從西堂寄博山香重
驚我雲被郎君集羽扇香籠眼底桃葉酒半醒換姬現是眷
度星中

自嘆薄幸生題於海上


林黛玉

林黛玉

黛玉籍隸雲間年年廿三齡顏色如海棠著雨嫣豔絕倫偕玉軸山人也游甬江後至天津百年洲等處今夏返申現居普慶里余曾于綺筵見之柔枝弱質楚楚可人也

浙西秋水館主人書于海上



陳媛媛

媛媛姑蘇人年十七身材嬌小瘦如飛燕可作掌中舞現居肇貴里胡六娘家工南詞善京調同居俞雅卿年相若一日讀六才子至露滴牡丹開之句舉以問雅卿時姬荳蔻梢頭春風未破因謔之曰請俟他日自必知之閨中戲語一時傳為佳話吳中某生綺年玉貌丰致翩翩偶一見姬特垂青睞出千金為之梳攏懷玉生贈以詩曰猶幸相逢未嫁時青琴彈碎少人知如何絕世娉婷質也向章臺唱柳枝蓋惜其遇而勵其志也

閩中採蓮仙子題於申江旅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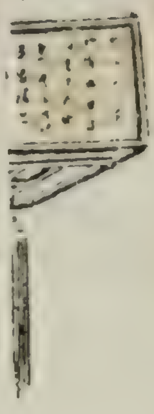
張小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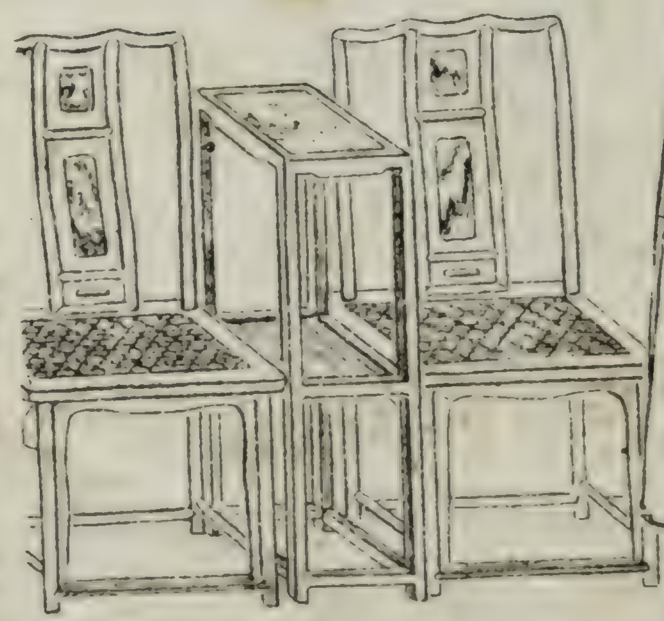
張小寶

小寶蘇州人年十五余初識時居清和里本姓王雛髮覆額淺笑盈盈童真未漓憨態可愛其姊妹珍寶雲寶皆色藝雙絕因素珍適人後易姓遷至公陽里與朱寶雲張寶寶三寶花十金同院艷奪鸎趙鬢于壓倒羣芳

光緒甲午九月　吳中月中山樵畫

朱三寶







朱三寶

三寶蘇州人年十二隨其母來滬初依西薈芳里朱玉叢家學習彈唱迄已盈盈三五荳蔻豐態苗條翩若驚鴻不足喻其婀娜見人微露嬌羞態無青樓塗脂障袖習癸巳夏季花榜艷秀館主人評以亞元入選前居普慶里現住東尚仁里第三家

光緒二十年甲午菊月望日四明白綠花館主書



謝秀蘭

謝秀蘭

秀蘭蘇州人向居西薈芳里

其段寶謝二姐皆[illegible]出張中

之翹也年十七芳心聰慧絕

若驚鴻麗質娉婷冥同長燕

尤齡乙殷酬應嫻纖動人韻

音義辭隱語忌知吉秀所居

之西偏遭祝融氏之厄遷居

泉豐里今復移居同安里

辛卯十月[illegible]萼外史題



王秀蘭

秀蘭廣陵人年叠鬟修蛾明眸皓齒己丑花榜品曰富艷動情苕溪餐香有客贈以一聯云餐來秀色心先醉領到蘭言氣亦香洮濱漁隱亦贈一聯云秀外慧中欣此日花逢洛浦蘭因絮果問何時重到天台善燕腔歌探母一折語致遒聲忼慨妹翠蘭亦都雅不下誰家瓊樹此雙燕初寓清河第一衖与華鳳珠同處鬬彩西蒼[?]吾[?]今止清和坊三衖爰筆誌之

辛卯九月讕[?]東第一看花客書于海上寓次



王薇卿

薇卿太倉人僦居三馬路同安里雙盈妙舞將喜疑嗔見之
者固不知其廿四番風已開到楝花時節如淞隱詞人與
之嘗同維揚寄詩代柬其詞曰莫聊旅館剔銀釭
可正瀟瀟雨打窗忍說銷魂能入夢不堪瘦影自成雙
傷離轉惜歡情薄解語空發密意降此多羈懷難遣
直擣牙管度新腔記麗蓮漏響丁東曲曲闌干面面風
顧我難為同命鳥如卿合號可憐蟲敢忘柳折長
堤畔還怕花飛夕照中再感到來渾閒遣卒安息壁
慰征鴻時詞人乃秋闈下第鬱鬱代卿作不自覺其
詩之悲慨也姬今同慶里

甲午仲秌　四明紫蟾山民書於黄浦



陸黛玉

陸黛玉蘇州人年十五自倚旅于滬者冉之作鶯步依之為柳姿年破瓜髮齒領得王小大之味氣香張小三之雅容匿嬌犀於疏閒寓柔膩於渾脫當買五色絲繡之屋桂馨里与孟勅妃雲黛雲同住黛雲饒香逸趣兼豪飲

辛卯之冬偶客滬上有以名箋冊頁囑書者作此祗命

林如卿



林如卿

如卿籍隸姑胥年纔十七丰姿濯〻渾如著雨之海棠麗質翩〻宛若迎風之楊柳初姬於同芳居華衆會諸茶肆昕夕徘徊余與二三知己啜茗訪麗邂逅遇之覺一種嫵媚之態別有深情以姬時適茶僚人皆目之為野雞而鄙之也既而艷名漸著遂更為長三高張一幟車馬盈門衣冠滿座從此斂跡茶樓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不復向街頭蹀躞狂蜂浪蝶未易輕叩朱扉矣現移普慶里與朱少蘭同院

辛卯七月夢花生書於海上客次



俞稚卿

俞稚卿

稚卿莫知里居初隨胡六欀因依胡姓小字媛媛六欀有女曰少娘號于姬姬年十五年致出女上少娘羅敷有宋本姬亦自署花屋于鬱貴里易姓名為俞稚卿

辛卯秋七月古越醉心客書



賽金花

賽金花

金花字鳳居蜀社里年十六琵琶歌曲並皆佳妙妖冶動人冶遊者多嬖之庚寅夏季武林西湘散人品為一甲三名秋波明媚姿態嬌嬈實為後來之冠余更柔情墨評云雅態宜人與去春與年同艷花排月重盟

辛卯冬月

西蜀問唐園主人書於申江客次



幽貞館

幽貞館主蘇韻蘭

韻蘭家在春申江上年纔二十霧鬢風鬟頗繞幽致兆桂閣主謂其鮮麗如江上朝霞超曠如雲中白鶴洵不誣也秋江漁隱贈以減蘭云春雲旖旎閣在楚山巫峽裏林下清風月影梅魂想像中花真解語合與阿嬌金屋貯不羨高唐消受余情已信芳美入詞客允宜共著芳聲已嬗現居同安里自題曰幽貞館　四明七十二峯山樵書


洪蘭蕉

讚蘭蘇

蕭蘇英之元和人年稚十八霧鬢風鬟頻繞連致鄂山家云歸魏如江上行雲超曠如雲中白鶴洵不誣也面出詞遺贈以減蕭之素雲綺旋望楚山巫峽裏林下清風月影搖魂想像中花共穠請令占隔牆金屋貯不須高屋消受余情已悟芳美人詞稱先宜共蕭芳聲歸吾廬西花巷現居尚仁里

辛卯十二月中浣四明翁墨園主人書於滬上



王三寶

王三寶蘇城人年十四小字寶之翁姝也輕盈綽約腰肢一搦弱不勝衣性慧聰翰墨尤工手談為窮以公生女弟子鏡檻娥詩詞鍾譽態縹窕韻事蓋絕時流所稱者謂二寶詩姬漫齋點綴時見公心月下花前摘縷閨字不一年能作小詩有對月一絕云小立亭闌雪迴弄月似丸歸識萬弓約擋才手馭書鸞其慧心類如此居恆靜坐筆硯雜陳儀單呼之為外國事齋

眠琴居士



方金鈴

方金鈴

金鈴吳江人年十八嫻雅有大家風文喜好文士善琴常奏一辮心香奏求凰一曲惜相如香矣孰再知音尤好學寫梅花余曾獲見一紙上題七絕一章極記下二句云天肯再生林處士梅花應附庶好人雅愛貴寄托不凡即畫亦棄媚可觀

辛卯冬梅溪居士識



李三三

李三三蘇州鐵皮巷人年十五豐肸頎明秀靚聰睞顧盼流轉隱含蕩素背鐙送目春色撩人偶以筆忤客大受譴訶同席漢譯小詞解之粉淚盈盈珠零粉頰而一種丰韻轉令人繫戀處處引惜與憐并也初居胥展里從遷西興里現住清和坊一弄

光緒十七年歲在辛卯仲冬古越寄夢山人書於歌浦之仙佩樓

史湘雲



吳湘雲

吳湘雲蘇州人年弍十七
居西華里拙其外慧其中
游戲舞音鼓皆知不解事
與文人輒多飛鳥依人態
是能使人情不忘于舊者
也

辛卯冬日薄游滬上將賦歸矣

鏡蓉舊友以冊頁囑篆倚裝作此柘湖釣徒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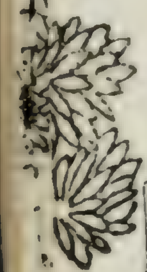


朱翠卿

朱翠卿蘇州人年十中西某學館朱少卿妹也少卿善書畫篆刻工音律姬亦能其妹學夾時能識字吳儂君篆擅引宮商羽曲盡其妙卬入妹故交入學者多招之居普慶里

辛卯冬日亦是多情客篆於申浦

卷



謝湘娥



謝月娥

謝月娥四明人年廿四住最臺里性聰慧善歌舞當酒綠燈紅之會銅琶鐵板束髮登場唱大江東去居然巾幗而鬚眉者也所惜者風月樓頭曾傳解佩溫柔鄉裏屢復鑄金采余嘗爲詩贈之云淪落天涯劇可憐琵琶一曲訴纏綿而今誰是青衫客腸斷秋風病前天

懷鷗居士





林韻梅

林韻梅蘇州人年十八居東詹芳底輕可入掌舞慧可抱膝憐與金彩鳳構宅同居猶小瓊花之於南枝秀也性慧惟黠態蕩故癖有時移神若忘汎語無緯衡之以色猶許其在馬嫩蔣酉間有昵之者謂其柔膩如一捧雪宛轉如一串珠或其深有所見歟

廣平後人識於海上玉玲瓏館時辛卯冬仲



謝素卿

謝素卿

素卿家雙溪年二八靨送春風眸迎秋水葱尖十指蓮瓣雙鉤性格溫柔談吐風雅即體態亦稱環肥燕瘦之宜庚寅夏始來滬爲失怙恃無所歸遂借謝家以棲燕非有心淪鶯花藪也今住公易里頗善豔聲詞曲管絃各臻精妙其孃姨曰阿寶大姐曰阿金俱工於酬應一種精潔靈警令人憐愛且在汙泥中而不爲汙泥所染尤難能而可貴者矣

慣還。詩債客誌于海上旅次

林大雪香



林大雪香

大雪香家尚湖年十八庚寅春隨姊雨香至滬見者皆謂為天台仙子惜人非劉阮莫能偕往石梁采藥也姊工燕曲姬善琵琶談吐俱風雅去秋神女忽將其姊召返巫山姬遂豔幟獸張而芳聲甚著有沉鐵經珊客譔一聯贈之曰雪有鴻留爪香因麝立媒今住美仁里是圖即余友虛無縹緲閒人所繪贈

壬辰春九曲山樵書於海上客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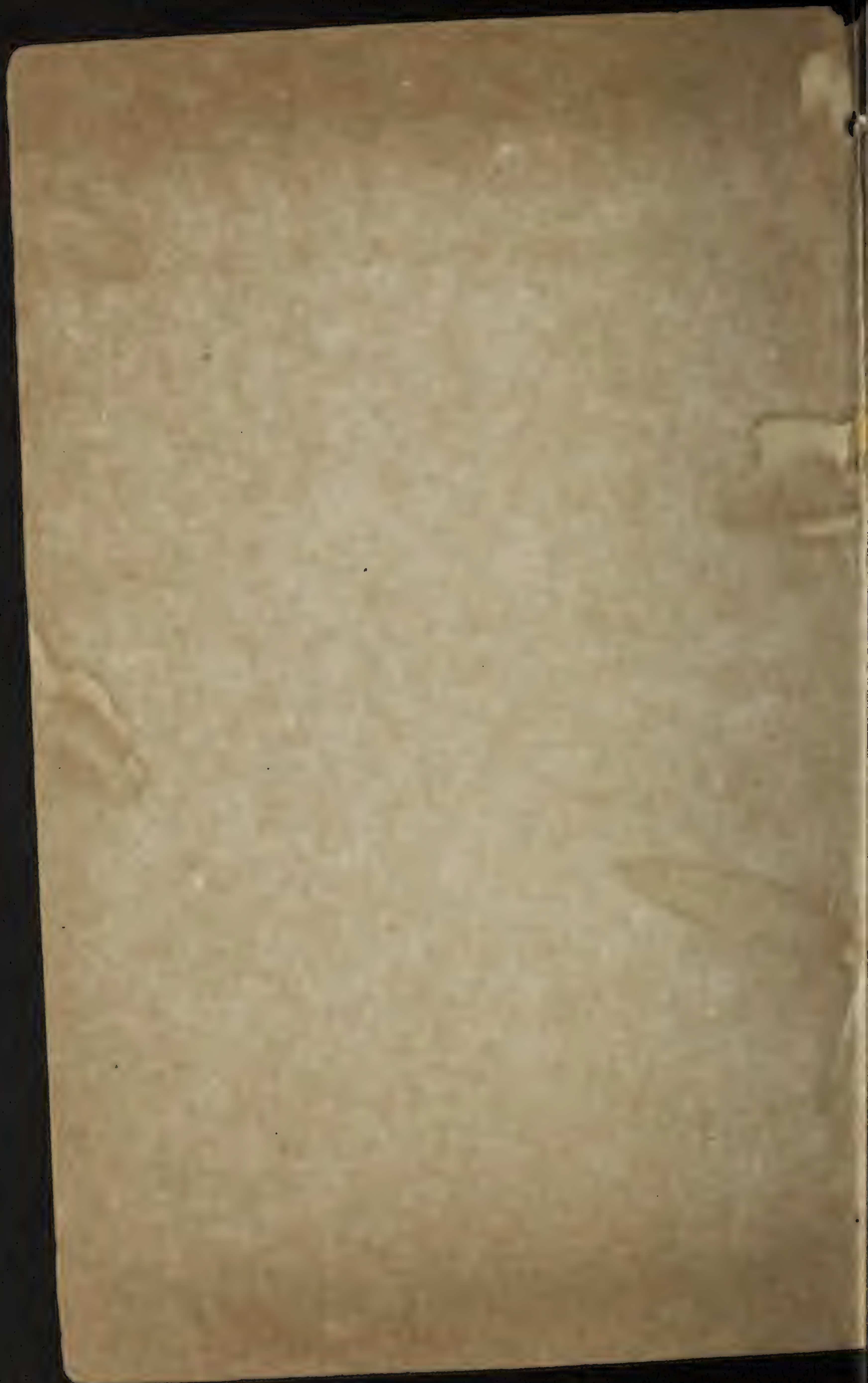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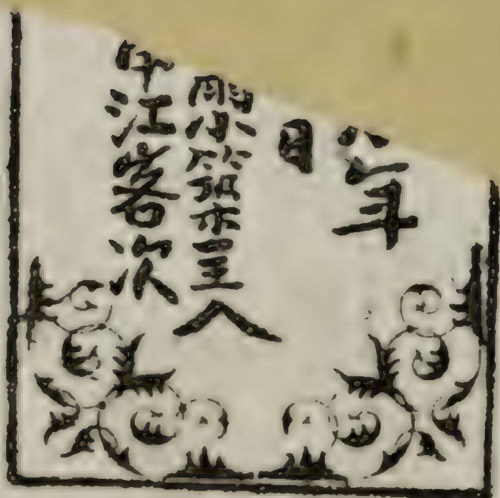
朱賽鳳

賽鳳年十六初居尚仁里陶宅學習演戲近則營遷于南聲貴里身材嬌小弱不禁風鬢如楊龍友所謂懷中婀娜袖中藏者喜作淡妝月下梨花頗饒清致而石榴裙底羅襪一鉤廋若紅菱尤足令人心醉昨隱主人一見奇賞嚙臂留盟茶蘼香溫清談娓娓每至銅壺漏盡涼月西沈猶復握手倚闌流連忘返誠多情種子也雲遊仙子亟極傾倒嘗題絕句以當纏頭錄其二云寶名無價孰堪償綰得情絲萬丈長冰雪聰明花月貌眾香國裏合稱王婷婷一搦瘦胥肢宛若驚鴻洛水姿我已年來消綺障爲卿頓惹舊想思 浙東第一百情客題








八年
日
人
江
次


謝素雲

謝素雲

謝素雲姑蘇人年十九初名徐秀貞居東薈芳館館靜好跌宕風流某太史游滬上見而好之攜入畫屏不一年因事翻騰渡謫風塵中更今名居首花界尤著豔名戊子冬余友曾招侑飲得於席上見之既驕敖之態頗惹人憐　文

辛卯冬半憨生識於海上



花寳林

花寳林蘇州人年少居錢塘富豈性伉爽邁
所不可不少斑倩背人默坐冷語復不令人不
能復耐背其得意魂氣色揆情態揣飄扶
語轉詞旨諧交作加以新衣綴玉光豔甚
也令人消魂之余生向所知年所名今
得見新色始知名不虛得也

辛卯之秋東山游子識於海上

金静芳



金靜芳

靜芳姑蘇人年方十七居同安里體質輕盈髮鬟有凌雲之態帬鉤纖削蹁躚昭舞劍之姿當閑之十重幔中否則恐乘風飄忽作飛燕前身也已丑季榜曾有品題云姿態天然則其嬌妍之度概可想見又工彈唱寘馬調昆腔並皆佳妙自是冠絕群芳式昔豔聲頗著琵琶門巷車馬喧闐踵趾相接故冶游者輒復流連不置云

辛卯冬十月沜國子書



林寶寶

寶寶金陵人年十七體酥作骨搏粉爲肌在貌環肥燕瘦之間性温婉與人言媛媛妹脉絶不流蕩態本小家女而失身在孤苦伶仃不得已轉徙至申江入歌場傳觴入廣筵對客粉頸低垂誠可憐也僦居公陽里曲房低几幽潔無纖塵

光緒甲午仲秋

安化讀未見書齋主人書於申江客次



周小鴻

周小鴻名微年十八揚州人姿首如碧桃紅杏李之亞立秀雅可愛性敏慧而韞藉以詞見稱每發一語輒傾座人為消魂蕩魄尤善眸斜睇時云歲病兼旬今春愈矣其美質之所賞珍惜護持者現居尚仁里

品蓮生書於海上時辛卯冬



胡月娥

胡月娥年二十三吳中產本良家女年十六入青樓已五六年矣初與妹玉娥同居韡貴里風塵溷跡落落不羣月娥明眸皓齒艷麗絕倫相對多時自有一種娟秀可人之致海上判花之輩每以情之所戀為西子毛嬙以鄙見論之年少美人無有出月娥上者惜紅顏遭際寔命不猶適人不逾年因事齟齬復隋烟花刼中現居大興里

海上憐紅生書辛卯長至前二日





銷玉卿

銷玉卿湖北人年二十五矣齒類徐娘
歛饒風韻惜學外史與姬異地重逢同
增感慨贈句云已是風流誤可憐杜將
此恨訴纏綿酒闌重說當年事腸斷杜
風猶有天拉襍琵琶究轉歌一聲珍重
奈情何可知末路可人淚更此杜娘怨
恨多

光緒辛卯冬日侍香外史書於海上倚紅館



金筱娟

金筱娟名壽君字彩英年十六歲蘇州人性敏捷頎指秀髮鬒如雲修眉似月頰饒逸致而齒牙快利問以談諧時作憨態習琵琶善度曲尤工小詞東山生每見必索之唱小詞頃覽能之念僂之現住清和坊三弄

光緒辛卯夏五日月湖釣客書於

申江之倚雲閣

陸小青



陸小香

陸小香四明人年十九蕩幼為氏依母肖姿肥比玉環髮如意寶固宜長把花枝傍輦行欲説語猶詞自然横集而雙蛾微促若不勝情蕭然顧子與舊歡余得飲樓家樓小經年十三秋從此猶姿態嬌娆窈窕后來之冠前居東公和里後居尚仁里現更移居廉宿是云

四明珠廠生書於申江旅次時辛卯冬日也

張佩珍



張佩珍

張佩珍蘇州人年十八居公易里秀外慧中丰韻款絕香城尉眷之嘗謂余遍閱海上名花娟秀雖多然婉孌温柔能駕佩珍上者實鮮其相賞亦深矣善京調尤工淨劉每嘗燈紅酒綠清音蕩越如聞大江東去令人眉飛色舞

姚江春柳生識於申浦之倚晴廔時辛卯冬



高翠娥

高翠娥揚州人年十七居尚仁里風神綽約姿容綺瓏善京調尤工淨劉紅豆香界閣主人有贈句云丰姿綽約態絕塵桃李年華倍有情一種芳懷難訴處清歌時態遏雲飛不染凡間一點塵雪為肌膚水為神作時相見翻疑夢道是瑤臺殿裏人

辛卯蚊果降日紅蓮舊史書於申江竹映軒



林水雲眉

林水雲眉蘇州人年十歲

飲食某茶歌曲頗能合和

嗜酒地學不讓甚低題

令人聽不絕倦兒頻寫賓

晉笑濃艷妹聖意日懸繫

燃居齒則度宛可聽居尚

仁里

光緒辛卯秋四明學山慶春書於昔邨浦



蘅黛玉

蘅黛玉琴川人年弍十居西薈芳里滌月肌瑩翦波瞳朗喃ニ絮語無弌字涉諠而灵機欵引若提舍崖石乳清冷沁脾气格安嫺不染浮習飽略賦所云意心紈質惟姫脅之諳音律与朱少卿為手帕交恋書畫略能識字

辛卯撥琴日自怡居主人書於申江飛月慶



余卿卿

卿〻原名周幼卿琴川人年當花信丰貌猶妍芸香館主曾偕海天離恨主訪諸西尚仁里姬為歌劈破玉一支如怨如慕悽惋動人時芸香方鎩羽秋風旅懷抑鬱當筵棖觸悲從中來遂援筆減二絕云雲和斜抱下登場指上餘音欲繞梁衆裏生防錯誤撥瞞拋星眼擲周郎柳緒花態喚奈何華年如水若蹉跎憑君莫更歌商調但訴傷心淚已多姬庚寅從四明某大令不安於室故改今名現居普慶里

光緒二十年十月初旬　四明山樵書於申江客次

林愛娥



林愛娥

林愛娥維揚人年二十屆
鼎豐里倚短合宜粉面圓
長兩頰輔櫻口胜唇式點
當誇樂業多小兒善琵琶
尤工京調每當詞筵倚曲
眞令人擊節起舞也

某而冬仲古董如何為情人書于申江之怡情廔



朱賽芳

朱賽芳年十五不詳其爲何許人性聰慧兒豐腴音清越以長演冐兒戲工淨劇每演打龍袍諸戲令觀者眉飛色舞戊子己丑間蕭然醉態生每宴必招致侑觴益姬兼工弦索也妹賽屬賽蘭習生旦諸劇亦妙臻入神居尚仁里

光緒辛卯冬季四明醉癡生奉

廻文主人命書此以應久不作隸不免貽笑大方



程漁卿

程穀淑

程穀淑橫州人年十九見村婦採藥語音清婉楚楚二大爲一笑生緒賊間情寄語晝而足爲姬冥婚居公易里俞謝馬謝君逢人妙詢爲後起之秀

辛卯冬季雲霞逸史書海上名家圖說

小顰蘭蓀



小顧蘭蓀

小顧蘭蓀蘇州人年十八歌笑態度舉止皆媚殆非人世所有本良家女誤落風塵己丑春在棋盤街方氏子一見心傾姬亦心慕於方他客過之悉付為閑門羹方以金釧及諸珍奇酬姬姬曰妾身非己有烏用此即一旦出火坑亦徒獻龜鴇欲耳卻不受其深情可見矣是年夏遷尚仁里現居久安里　辛卯臘八日蛟川惜紅生識時客申江


大門

玉水寶

玉水寶豐水人年十九居清吟坊之青陳水紅生妹也水紅名噪之者姬別樹香儷珠羅互競從二爭夕曼極昔猶可贈聯云水院調箋達夕夜寶可敲吾卜昔期

辛卯冬季品學詞人呵凍篆時游歌浦



蘇雲蘭

雲蘭蘇州人原名武雅僊年二十初過娟娟羅漢眉彎姝月臉暈朝霞媚態撩人尤在秋波一轉今春芸香館主人識余於林淞雲家天然痴子招姬侑席一笑搴幃翩然而入幾疑洛妃羅襪微步凌波芸香素端嚴至此亦爲傾倒當筵拇戰姬連贏五十籌梨頰雙渦紅霞微暈誠有如元人曲云嬌滴越顯紅白者席既散偕痴子聯袂而去余戲論七十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二語姬別有會心嫣然淺笑當時情景迄今猶歷歷在目也姬居肇富里

光緒甲午小春月皖川太白山樵題

插地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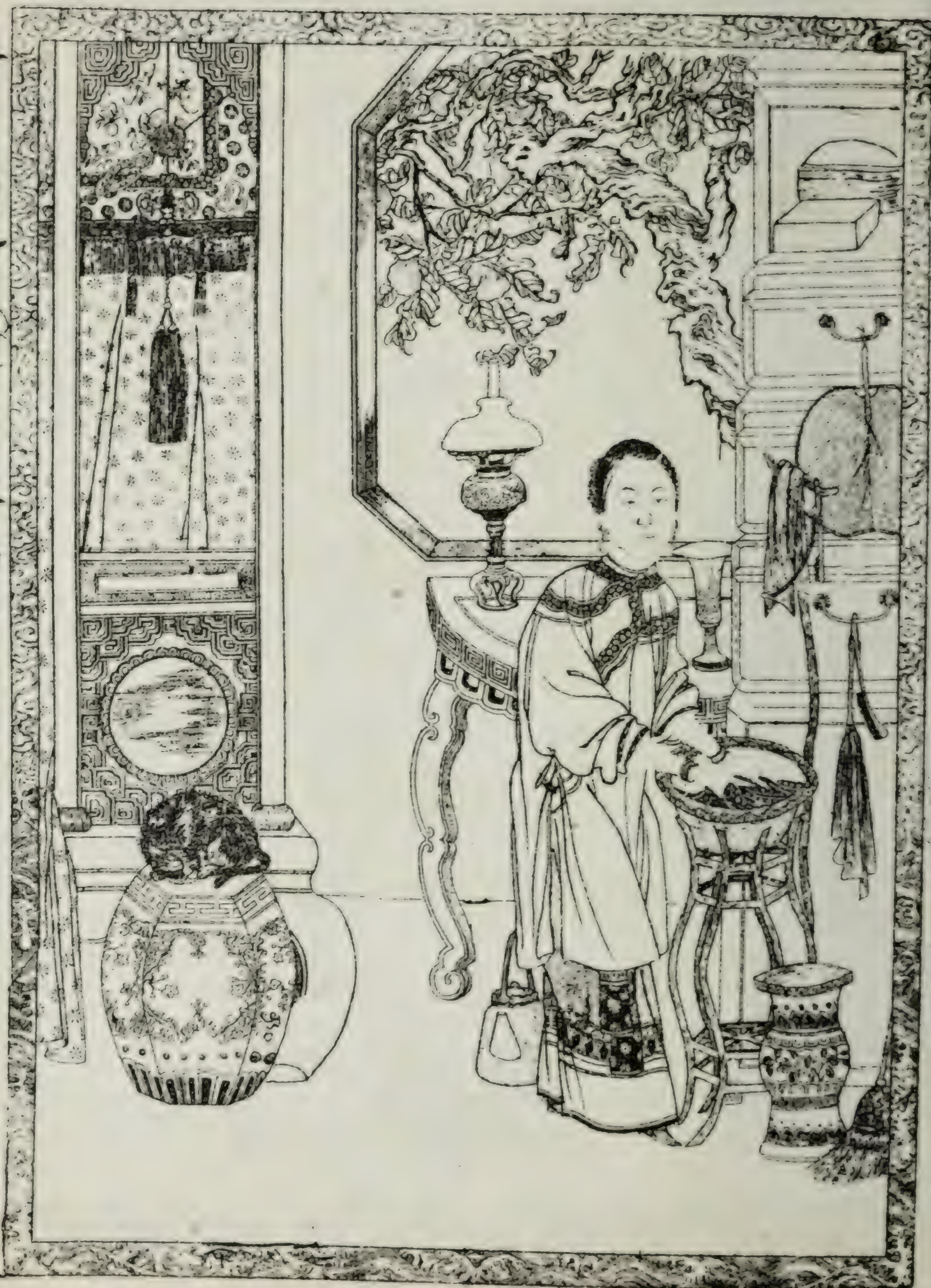


王桂香

王桂香蘇州人年十九住庠贇里舉止嫻雅饒有大家居度杜粉黛中別有一種丰致初居棋盤街為么二己丑春頗著艷聲家移今居為書寓云

四明醉瘀子書於申江天香深處

朱幼香



朱幼香

朱幼香年十七居清和坊三弄不詳其為何許人輕顰淺笑流露自然初不與人洽偶撫之輒欲啼近則頗工酬應矣醉紅生曾泥余招之侑觴一曲當筵珠喉宛轉殊令人曠然神怡

辛卯冬日古越鏡湖外史識於申江妙香居





瘞香碑

瘞香碑在西人冢十四丁居小陽里兒後逸不復擅練娼勢不凡詠鏡未入者所謂都孌陷粉行顏色也善歌豈雖營香古今人情移昊下兒鄭多不及也

辛卯寒日香洲樸學寫篆曉窗印社



李姬琴

茜



李鈺琴

李鈺琴蘇州人年十七眼澄秋水眉黛春山皎潔精神有不可一世之概性亢爽善詞鋒工抹牘擅袖手弾年十二時已能酬應賓客每得歡心善度曲每當歌筵倚竹按嘯發響音節低細足以令人一唱之擊節如居為仁也

光緒辛卯夏秋之間與楊生去於申江



圓少卿

圓少卿琴川人年十五初居常仁里靜默温存
神韻秀豔之如碧水芙蕖與幼卿容顏尤韻
娉而癖相較沈柔言若潤嘗謂半香初枝據
寵待殊令人惜與憐焉乙丑春幼卿為四
明陳某繳入畫屏少卿遂隨歸居普慶里別
樹鏡緣云

愛蓮道生書於寧江旅次時辛卯秋又

王翠娟



王翠娟

翠娟吳江人年十七綽約如迴風揚柳豔麗似出水芙蕖与姊麗娟同居南肇覺里翠娟自以不登青樓圖爲憾事爾余有重繪其影之輯合碧玉廔主請補入錄中予曰是韓家雛鳳皇也他日飛上刺桐枝詎不足應賀世睞昌世瑞乎遂欣然記之

光緒甲午十月雪山樵者題于海上

王金鳳



王金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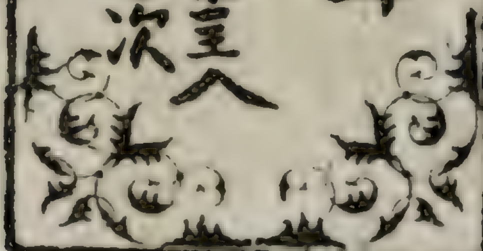
王金鳳揚州人居肇富里年二十餘矣齒雖稍長而丰韻嫣然在少年場中有俯視一切之概神灩灩然影亭亭然素肩削玉蓮蹴握寸無溢睞工雋言綰慵粧被金翠羅綺芬芳争妍戲媚入其室者鮮不蕩志迷魄也然情摯而性傲交與善幾嘔出心肝示之苟非所好雖千金買笑弗顧也亦可謂風塵中之嬌嬌者已晥香詞人評花獨具隻眼嘗謂游歷南北名花薈萃以滬上為最如金鳳者尤為滬上之冠因摘閒情詩挑草出山凡葯賤天騮下坂馬羣空二語贈之客歲聞大腹賈擬以八千金徵入函屏為之衆歆雷歎者數日曰是將空冀北之羣矣其賞識之深如此戊子花榜己丑冬季花榜皆定為一甲一名謂非有目共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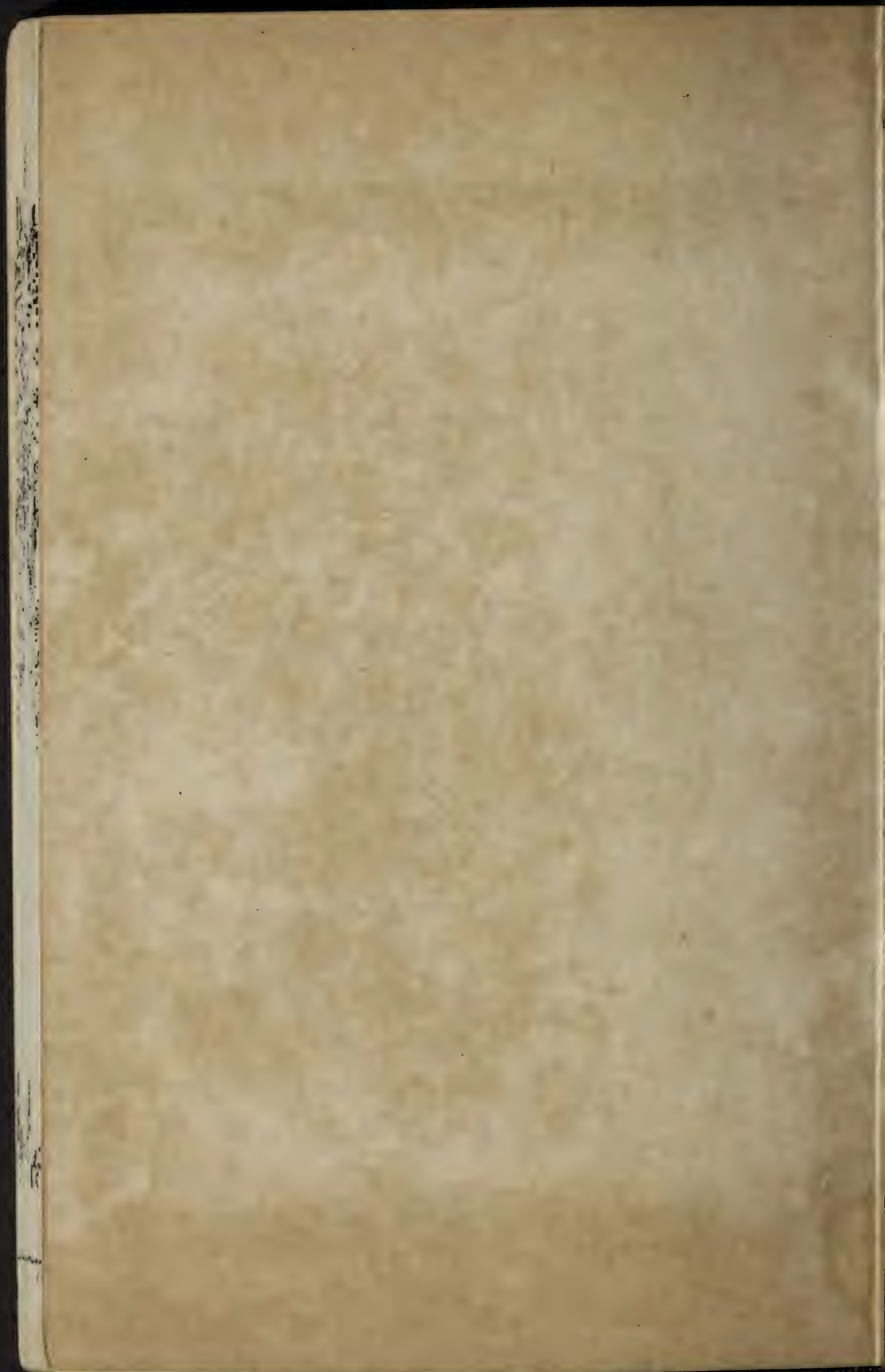
辛卯冬季武陵洞津人識於海上棃香館



[illegible]樓圖記

光緒乙未年五月望日
明州花雨小築主人
書於申江客次





馬巧朱



馬巧珠

馬巧珠蘇州人年十九馬秀卿之養女也初與馬雲飛同居乙丑庚寅間移居東棋盤街為么二數年間艷聲頗著復遷居清和坊二弄冰肌雪骨愛好天然鏡中鸞史有贈云綠楊门巷净無塵瞥見婷婷嫋嫋身一角春山眉黛好不施脂粉自天真

光緒辛卯冬日吳興惜紅生醉後書時客海上



謝湘雲

高雲卿

雲卿揚州人初居普慶里後遷西薈芳里雖徐孃半老馬齒遂增而豐韻流波紅潮暈頰綽儷秀多猶可對之忘飢長沙綠野詞人嘗遇諸櫻桃花下曉妝初竟脂粉慵拖羅態柔情不覺魂銷骨醉融還花前月下耳鬢廝磨樂且無涯歡場卜夜嘗賦以詩曰一曲琵琶四座傾當筵何聲逐翻英藝驚半度原相憐蘭蕙芳姿含笑坐寶帳衾寒思往事珠喉春煖試新聲借發邪尹能銷始願祝黃金鑄二卿蓋姬與姪女翠翻同居故末句戲及之姬庚寅適金陵綴客隱擲數千金不一年阮囊羞澀無計乞靈移孔方兄不得意來申仍理故事悔恨纏心莫逾於此

明州過眼雲煙客識



王寶雲

王寶雲　遷公陽里改姓朱

寶雲本滬瀆良家子与二姊來歷入青樓年纔十八神品瑩性溫潤曹桑学柳裙動欲仙射女采菱子常拈飲玉瑩姬談吐皆起人清與故輒以閨秀目之姊一素珍一素雲俱傾城工京調清河里青菜枝蔦花雨小築主人為撰一聯曰寶樹花開春富貴雲階人新月團圓

辛卯冬十月君卿溪上惜花人書



之黄秀英

黃秀英

秀英四明人隨母棄香業玉琥年十五貌蓋花姊焦林珊林色於等識我最初近揚州夢醒久不曾再七夕偶步过鳥衣伊母見慇勤延入香道焦林已嫁徧令夕珊林家粘赴填橋會去急呼姬撥琵琶進曲索令咢嘻深情如此情我色空偏撤不能捨一花下死亦甚風流

辛巳淮星渡河五夕莫韡蟫園生泚筆



陸湘字月舫弇山人少失怙恃陸氏媼撫如己出來滬時年十三授琵
琶似不屑學喜誦千家詩擷薇館主人月夕花晨時相過從姬執
卷問字無倦容一日媼謂姬曰兒無母何以至今日母無兒何以終餘
年乃戀戀一粲豈書中自有千鍾粟耶姬潸然淚下遂每晨理弦按
拍曲意揣摩不旬日京腔俞調無不嫻熟艷名頓噪始居同慶繼由西
合興遷尚仁里倚虹生以其好靜寡言贈聯云春風秋月等閒度東
船西舫悄無言晏東壽殿每雅集必招姬蘇小同鄉遂成佳話天
南遯叟春之為作小傳呼司芸仙子字香蓀記同遊月宮事倘恍離
奇亦寓莊寓言耳懺情侍者品云綽約如迎風楊柳艷麗似出水芙
蕖活色生香恍如晤對搖舞艷影為倚新聲菩薩蠻詞曰瀟湘
仙子驕裝束蠻腰半露鬟雲綠涼月逗芳菲清輝映翠微摘花
香不斷生怕寵鸚喚冰雪散餘馨顛頭石亦靈



張小鳳

小鳳四明人年十六原名朱鴻卿現居晋慶里綽約輕盈大有薛夜来弱不勝衣之態性警慧耽翰墨尤工手語花開並蒂臨鏡檻以哦詩曲譜雙聲撫冰弦而寄怨綠窗靜對讀書良多余每課彤管詩姬從旁默識時有會心月下花前常泥余問字不一年居然能作小詩記其對月一絕云

小立傍闌干迴看月似丸嫦娥曾有約攜手馭青鸞入其室無塵俗氣茜紗窗下筆硯雜陳余嘗顧而樂之為香國書癡

時在辛卯十二月上浣

浙東越之上雲倚竹軒主人書於春申寓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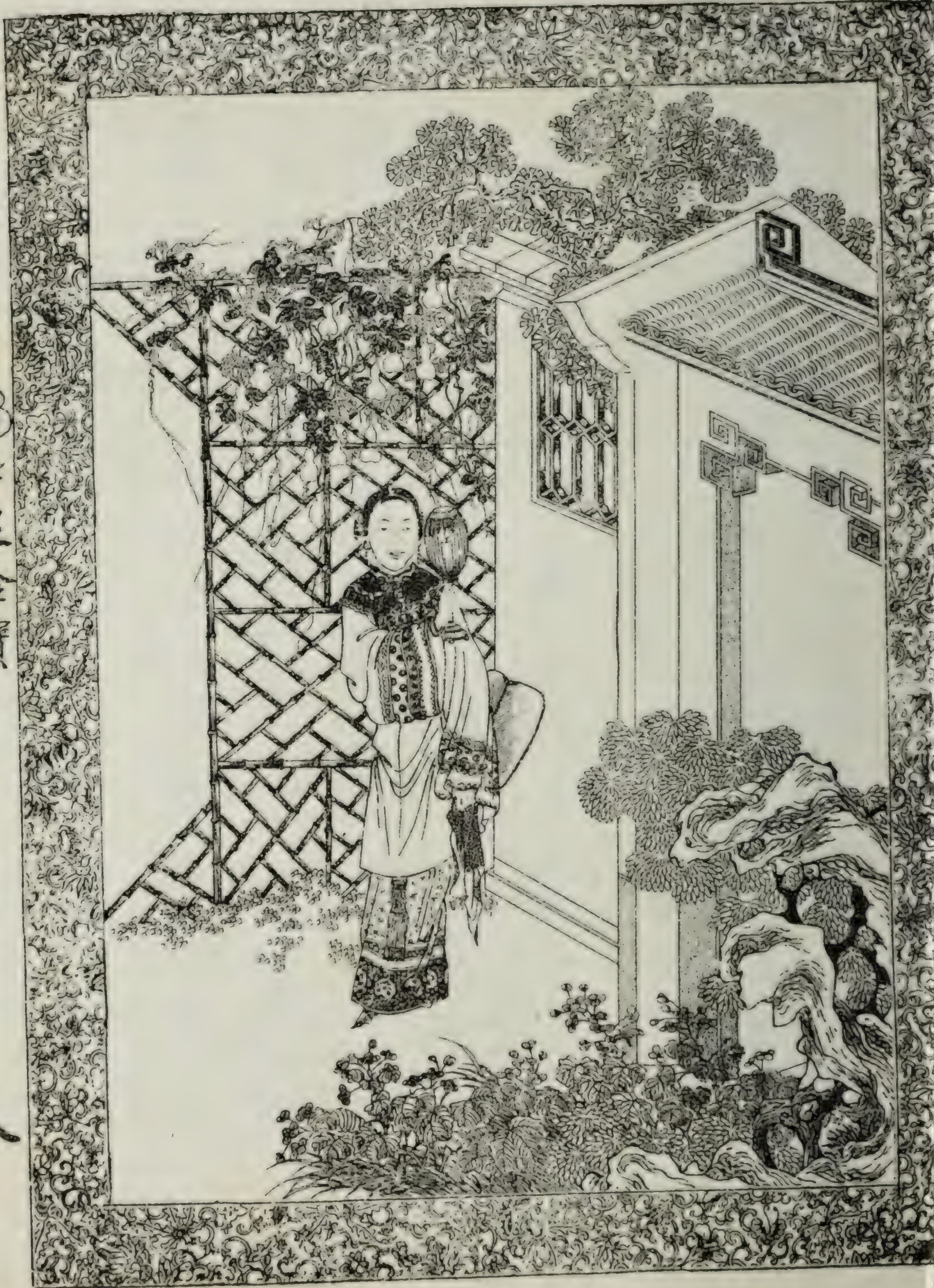


林鳳寶

林鳳寶

鳳寶其母蘇州人產於滬上良家女不得意墮入青樓年十六眉若春山神如秋水態度溫存風推宜人四明吟秋館主人評云其面如芙蓉其腰似楊柳嘗以英作舞令人魂魄都消浣花居士贈聯云鳳棲玥拜回文錦寶髻斜妝如意珠現居聲富里第一家

壬辰春正月上浣　斜出倚竹軒主人書



王金宝

金宝蘇州人年十七其假母自立门戶於紫錦里為住家幺二學習崑曲京調喉音絶妙綽約輕盈神清骨媚辛卯秋遷善慶里與某翠卿同院四明湖西仙子書賞識之獎去冰壺玉骨清澈無塵

壬辰正月為化紫翠山房主人題

陶雪卿



陶雪卿

陶雪卿揚州人年十七居白蓮里肌膚瑩潔不必矜矜修飾而眉睫間時流風月態黄溪沈氏子嘗贈詩之因鐫句云如此才華宜詠雪者番消瘦爲憐卿鏡湖釣客亦有聯贈云雪作肌膚蓮作臉卿工詞曲兼工詩己丑冬季蓮榜品云雪月精神

辛卯長至節華瑞跋月生書於申江旅次



王佩蘅

玉薰字佩蘅吳江人圖姿替月潤臉羞花置之周昉畫圖中當不讓
朝雲獨步其風儀俊爽瞻視不凡或疑為矯揉造作殊不知生小玲瓏秀
骨氣比天然神韻自當獨出冠時非如殺粉調脂者僅工塗澤也居東公
和里與林鳳苞諸姬同院門前車馬率皆訪蘅兼君以廣眼福諸女伴
艷羨而已吳興聶君足跡半天下素稱道學一觀芳姿不覺色與神授忽
踵門訪之紅燈偶繫碧玉初溫香窟留連短句意亟追聯歌將唱而薰
籠斜倚執手依依幾有此間樂不思蜀之趣茲園芳艸芊綿坐看玉兔
扇圓如月黯矣銷魂聶君見之一縷情思又將夢繞紅樓香贊白蒹葭
蒼蒼在水一方思而不見九折回腸無端解佩摘艷薰香蝶耶鹿耶夢
入鴛鴦現居尚仁里易名曾綬雲



陸琳

陸琳字玉舫蘇鄉人本姓吳先在金閶習彈詞其母携來海上與月舫結手帕交如姊妹遂從姓陸同住尚仁里壽骨天成音節瀏亮尤工酬應擷薇主人賞其敏捷每月舫抓拳向客輒傾耳聽若有神會學稼山人亦昕夕過從盈盈二八猶楚楚可人每携琵琶就山人點正之無何客嗣分居別院各樹一幟煙雅月瘦雪韻花嬌一笑登場丰姿尤勝謳亦主人贈詩云向年曾及破瓜無低首羞紅白玉膚微須背人私語我月圓時日數相將冰肌玉骨雪為膚一種溫柔態自殊艷福何時修得到載將畫舫去西湖其小影尤生動有題綴以鳳蝶令小詞曰衫袖迎秋薄雕闌第幾重隔窗鸚鵡咒噥噥道是菊花深處又西風那番青鳥信聽琴曲未終撲殘團扇燭花紅獨自冷清清地月明中



凌貴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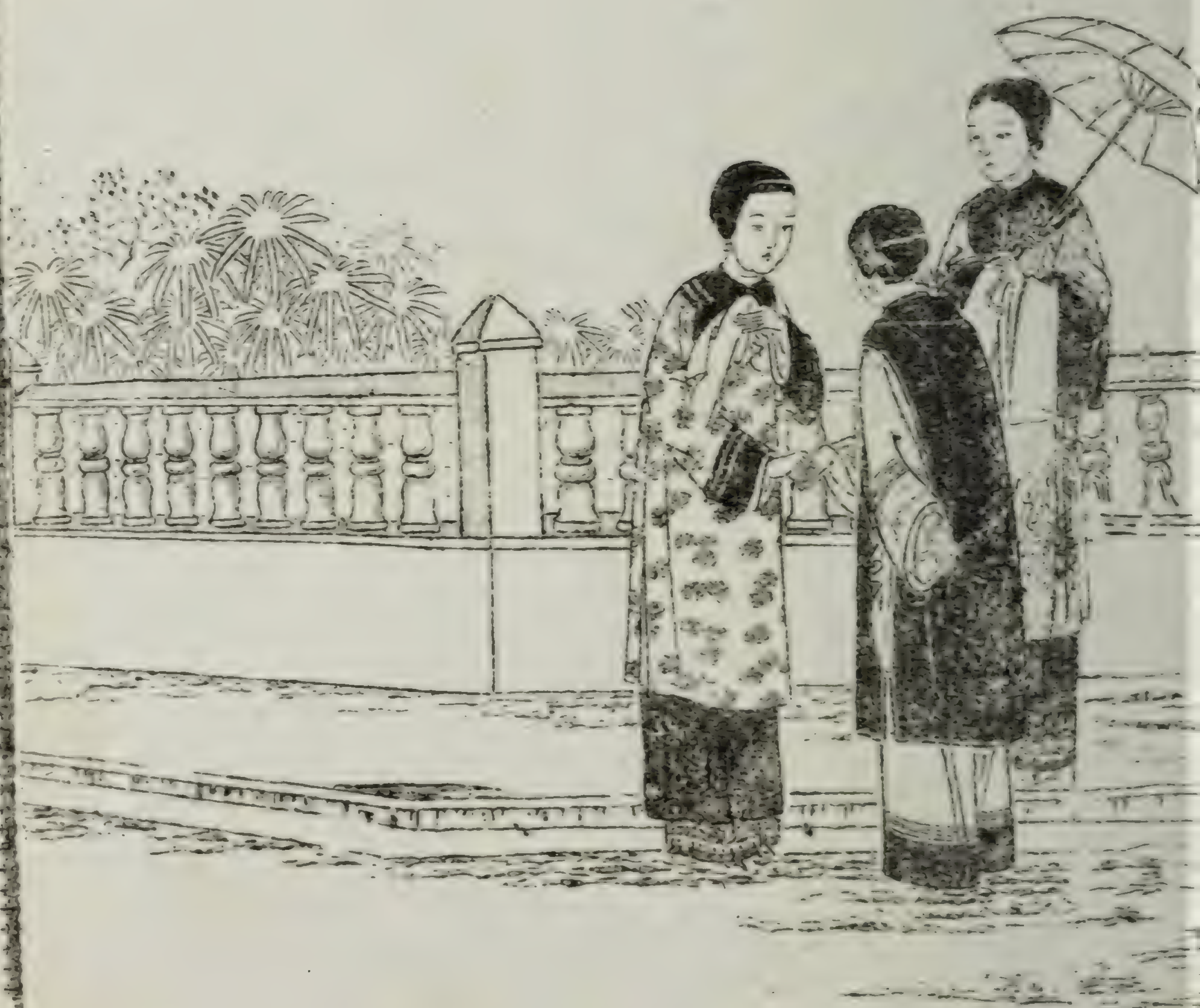
凌貴寶

貴寶號雲不知何許人也姬十三歲來滬居
於棋盤街京詞琵琶頗能音節合拍爲個中
翹楚丁亥遷尚仁里與金佩玉同居戊子
遂自立門戶己丑春偶於席上見之嬌憨
之態頗惹人憐遂宴其室數招侑席嗣
姬艷名日噪浣花居士亦一見傾心現移居
清和坊二衖年二十矣

辛卯冬月溪上小梅山館主人題於申江寓次



黄瓊字珊林甬東人年十二貌秀麗性豪爽尤穎悟妙於詞曲挪子腔更擅勝場雖鶯鶯嬌小乍露微渦而名噪中江已為箇中翹楚嘗隨其姊巧林會唱於桃源趣書塢櫻桃口啓四座皆驚昔所謂黄華二曲絳樹雙聲者良不誣也城北生曾為其姊繪學奕圖姬艷羨不置且有逐鹿中原之概輙私謂生曰儂欲勝姊一籌子盍為儂繪抱琴圖乎其聰敏好勝類如此城北生重違其意以抱琴和孤松圖之蓋落々天懷頗與孤松比節泠々雅韵不隨衆曲同聲為譜愁倚欄令一闋曰深閨靜香夢殘聽更闌明月㘅山時節抱琴彈醉後羣扶花下醒来獨倚松間刺繡五紋因甚罷理箏弦



林蘭生

林蘭生

林蘭生蘇州人年十七幼隨藮嫃來居北里稍長習度曲頗能審節合拍與妹桂生同為曲中翹楚兼實嘗曾于席上見之後旋宴於其家餘得見其妹昔桂生年方十二亦復嬌艷動人洵可耳為雙美也現居久安里

辛卯冬日錢湖漁子書於申江寓次

癸巳春還香巷異庵補錄



朱少蘭

朱少蘭蘇州人年十五居普慶里工度曲歌喉一串聲遏塵深綺麗多情妙爲穠豔絶余初見未笄未幾不雲鬟霞鬢綽約生遙曉眄司情所鏡水見兒影味

光緒辛卯仲冬四明驛情子識于滬上之倚劍樓鳩軒南窗下



汪蘭香

王蘭香

王蘭香四明人年二十雅平氏寧波大沙泥街平氏之女父幼名阿翠家貧入妓籍更名金寶初居寧城老實堂聞人范氏子聽愛之未逾年擲纏頭不下三千金艷名由是大著余識雅時尚在垂髫挽雙丫髻猶猶靜好者眎雙瑩後范氏子因事回閩門前車馬亦復冷落戊子秋因來滬上更今名初居公陽里後移尚仁里余因蕭然言東主人招飲其家重覩芳顏楚楚少時光豔絕倫矣辛卯秋偕就友人讌於申浦



花翠琴




箏瑟題

箏瑟題橫州人年十五居
東薔芳里皓齒明眸顧盼
多情曉香生聽自云絕代
佳人正妙年與知楊柳步
知謹天然乎凡描難盡真
當勝家吳歸仙

辛卯蜡日第一多情士人書於中江有美軒





周月香



周月香

周月香江西人年二十三居百花里曼睩沈〻修眉蹙〻嫋娜猶可憐之態睩月生贈以明月迎風館〻小蠻腰傾國年姿絕世嬌蟬鬢低蟠金鈿襯蛾眉柳向玉郎描凭肩語吐櫻桃破倚枕香閑荳蔻飄一縷吟魂只如許幾生修得筆同銷乙丑冬遷合無量騎睩月生復以詩賀之詩存花錦團簇樓集中遺

護花詞客書於海上之鴛紅館晴窗初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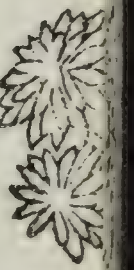

寶琴

姚寶琴

姚寶琴穎州人年十八居尚仁里性情放誕倜儻不羈同儕中每以誂言中人余屢為婉勸姬亦漸感悟武林二石生曾各詠贈云亦工顰咲亦佯嗔略帶嵌酸更可人憐抱坎廩謌酒露姚黃隱約記前事

辛酉仲冬永興忘機生録於申江亦足以敍幽情処





王雪琴

王雪琴：川人年十八貟皃丰膏肌滑不能蜀手性情柔順意度端凝初来滬上與姊雪卿同住久安里王雪芬家因從其姓并以其字行後雪卿為蕭然某公子八百金購去姬遂移居東興里別樹香幟習度曲珠喉宛轉亦以善謳得名

辛丑冬鄮山樵者識時客歇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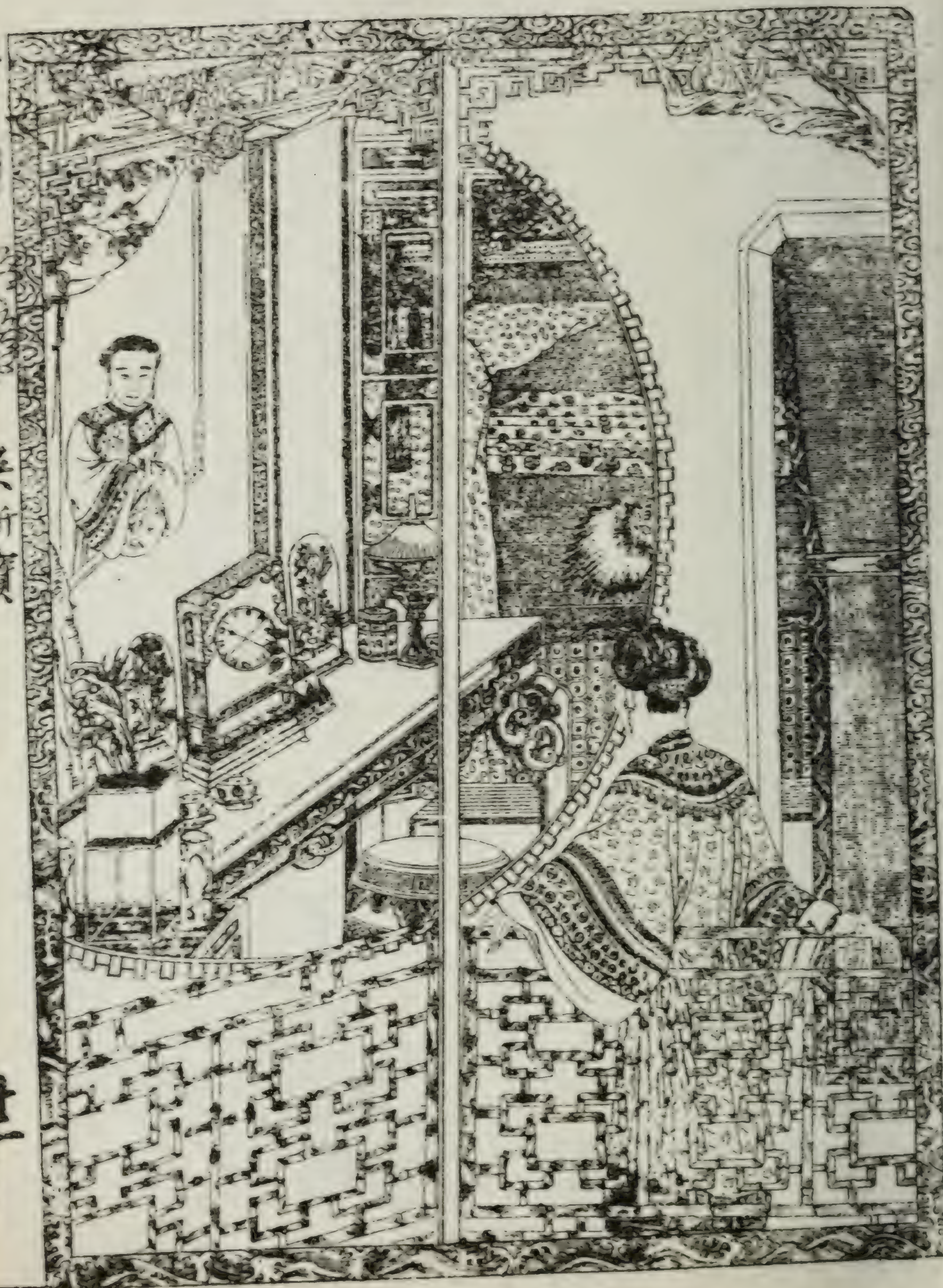
孫桂寶



暻桂寶

暻桂寶蘇州人年十八居西薈里雲廈西宅天然可意性聰慧習度曲即能音節合拍茲要訬人神矣予贈聯云桂窟鬟香依夕出寶予敲西上苔回

光緒重光單閼歲則辜月餘不溪畔漁史篆于海上



吳新寶

吳新寶

吳新寶蘇州人年二十餘

美丰度徐緩半跡頗然譜

京調雜發緩影个亦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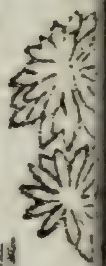
外公招致觀寫鬼戲蝕邸

李紅香串猴戲乎粉色奴

樣勒跡離觀者幾莫能辨

辛卯嘉平月裁鐵閣主書於滬江之海紅花榭





鄭紅字金花江西人幼隸鴻喜唱班遷滬時于數名姝中姫年最稚隨班度曲已自楚楚可人及長貌微豐春嶺横秀秋波送嬌豔質柔情益形嫵媚而蓮鉤纖小瘦不盈握每登場奏曲珊珊來遲羅襪生春淩波微步見者爲之魂消舌奔餐英使者贈以聯云金含藏嬌春滿屋花能解語夜添香蓺圖背窓對鏡手彈三弦妙相圓窺慧心靜悟識韻事也爲譜南歌子一闋曰照鏡窺星靨迴廊映月眉畫簾終日鎖小蔵鬟鄧道蜜梅花下是良期蠟炬銷殘焰金猊腦宿灰舞扉歌扇莫輕提分付素徽流怨入哀絲



張蘭生

張蘭生

張蘭生姑蘇人年十七居百花里綽約輕盈神清骨媚十二峰主人嘗賞識之有贈句云蘭因絮果本無疑生性由來只自知最是深情難索解宓妃留枕待陳思苕溪漁郎和贈云模糊春夢費猜疑羞說徵蘭未許知生小自怜心太黠讓他菊婢暗尋思

時在光緒辛卯冬仲邗江夢酣生作客

海上錄此

金巧林



金巧林

巧林維揚人年十六隨母與姊文蘭携至甬江不一年名課一時癸巳春從四明来滬居清和坊三弄与朱幼香同院人淡如菊無青樓習氣應酬週到善於京調一曲登場響遏行雲不數月義名日盛滬江花痴設宴其室余亦在座皆言為從来滬江翹楚

浙東歎退菴主人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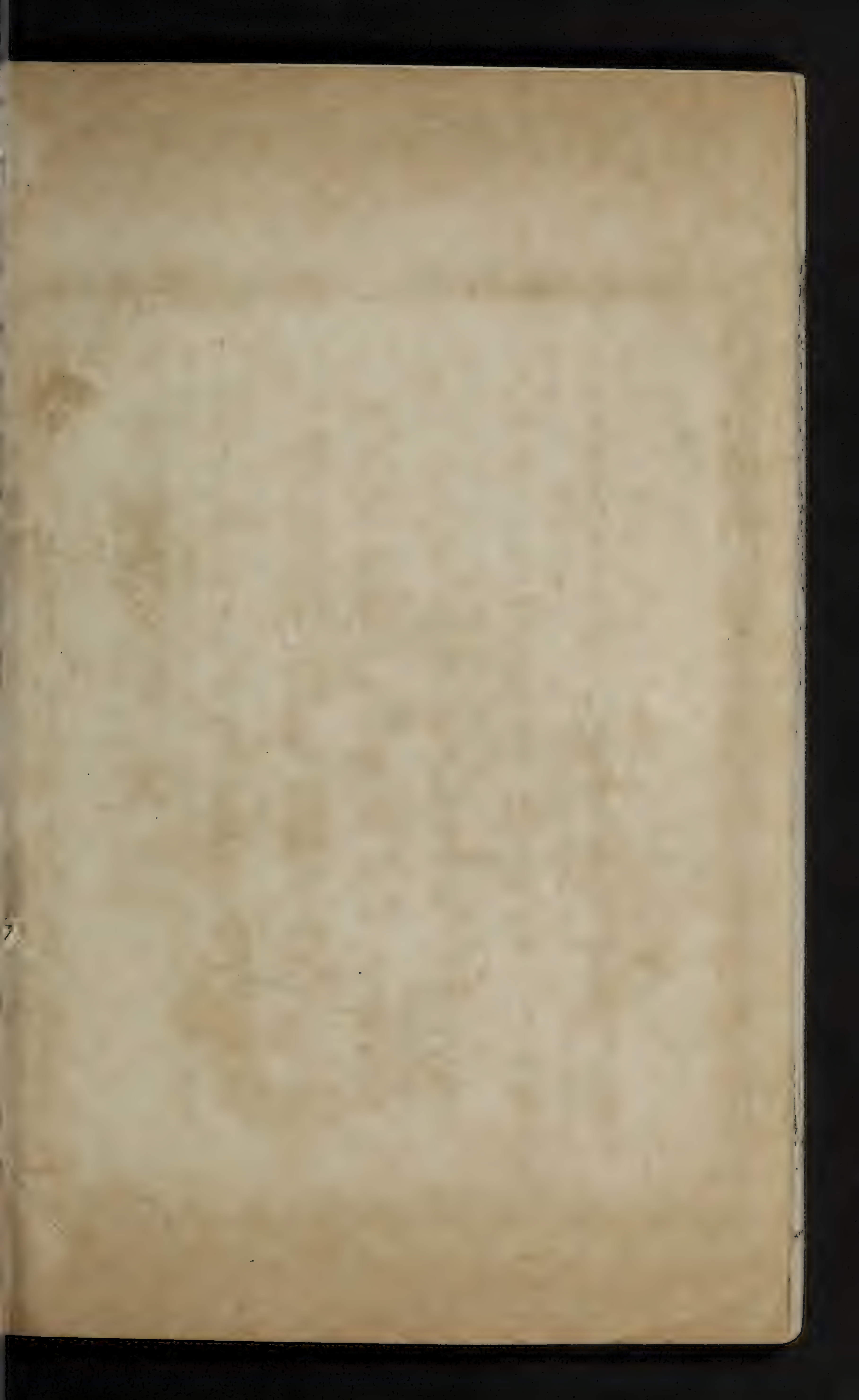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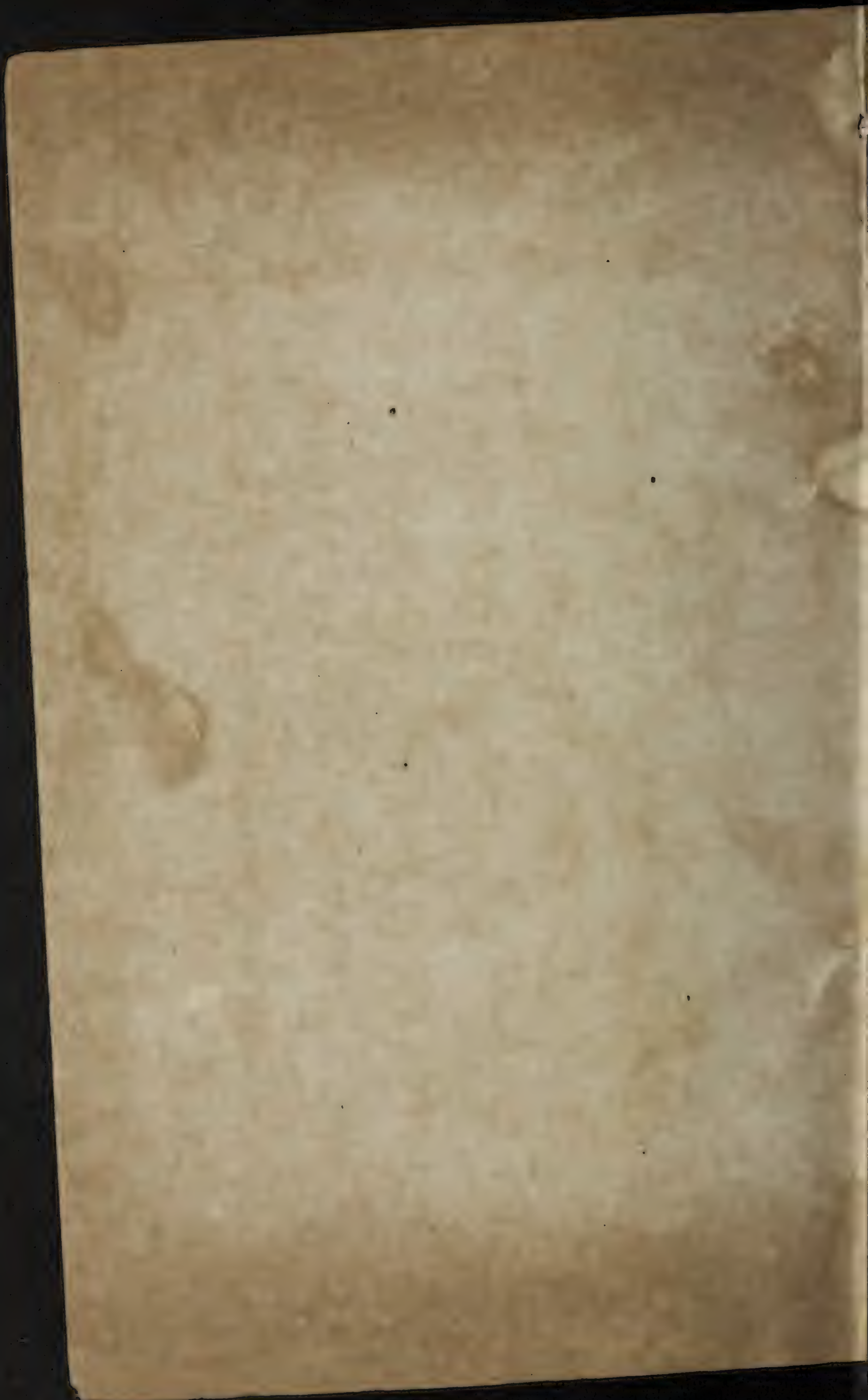
王雲蘭

雲蘭居鼎豐里年華十八花貌猶妍淺笑低顰別有一種婀娜之態喜親風雅士與武林梅嶺散人相契尤深每當醉月吟花題詩讀畫散人無姬不樂姬亦非散人不歡豈過去因中早定下一重公案歟散人嘗贈以詩曰盧向妝樓醉綺筵一回相見一回憐銷魂底事談真箇愛將須知出自然慧絕眼波深一顧轉來青眼比三眠天台有路從今闢再續仙家未了緣近來瘦損玉丰神爲是工愁善病多慎重醫調偏信我尋常笑語總情人緣留杜牧三生在詩示紅兒百詠新藏以崔徽圖一幅散儂畫裏認真真一從去歲到而今取次花叢懶再尋相對無如卿解意深談偏謂我知心碧天月白涼初動綺閣鐙紅漏報沉未言肆行復相呈金尊重玉盞斟曾共香車去納涼梳句隨意處家常風塵心厭繁華境花榜名高姊妹行不改矜持初見日韻隨浮薄少年場綺懷久識無他翻覺情欽意味長今春去趙墨憨生就姬家譜余見其湘簾翡几彝鼎絡羅位置天然一洗塵俗及拇戰一飲發古餘甚裨我仍沙然不亂蓋姬一往國中飛將軍也

錢唐天然子題于申江寓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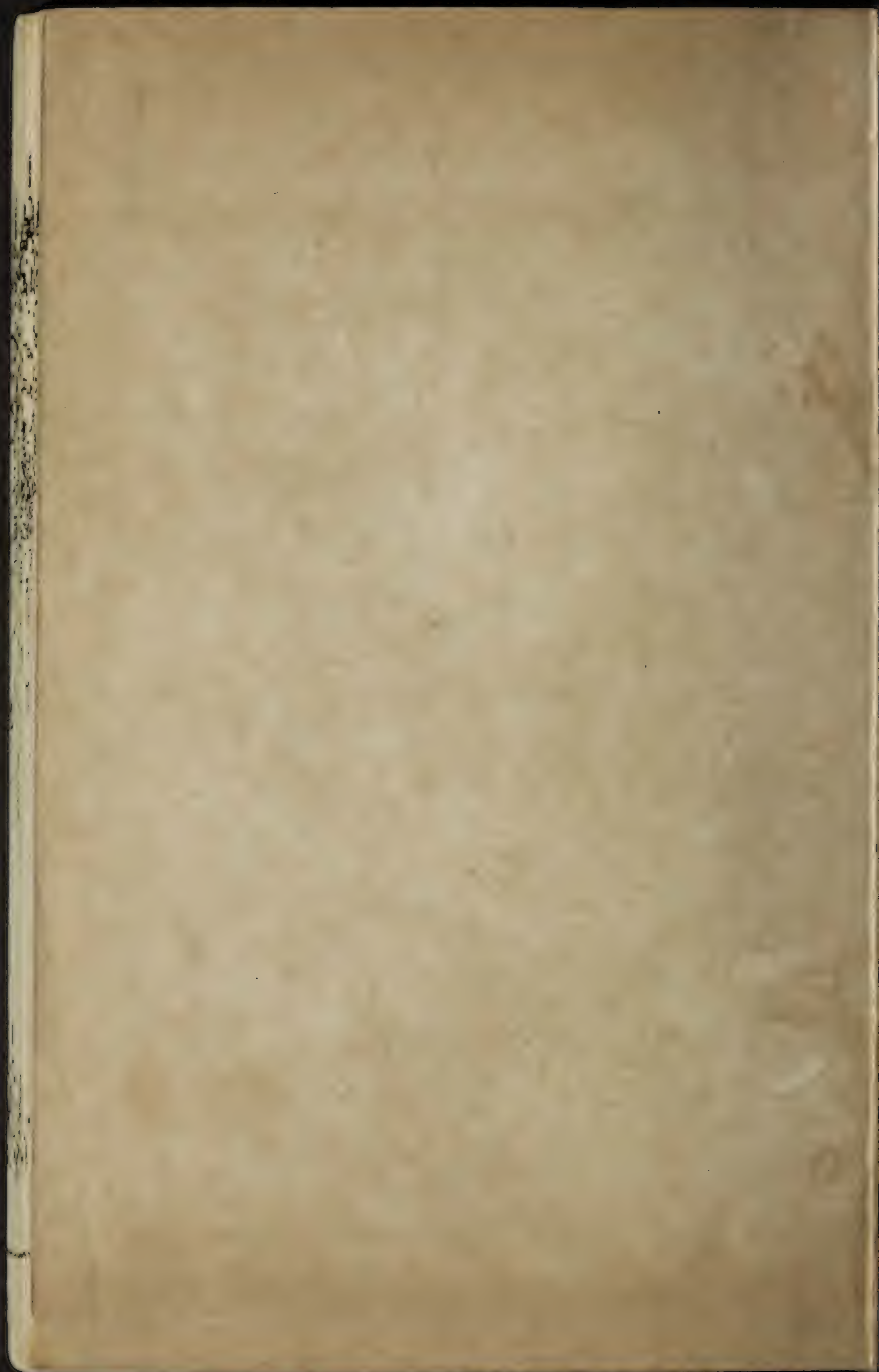






新輯海上青樓圖記

光緒乙未年
五月望日
明州花雨小築主人
書於中江客次





左翠玉

左翠玉

翠玉蘇州人年十九丰韵秀雅家住聲富里明州妙香生贈句云紅蠟香煙撲畫樓酒旂詞扇曰相迎東風不道珠簾隔明月看從玉宇生小院迴廊春寂々雪膚冰骨步輕々青衫乍見曾驚否真似鵾鸞到上清倚風嬌欲醉胥偏冰雪容顏桃李年華斂湘煙裏迴雪酥凝背胛玉搓肩鶯傳回語嬌春日燕蹴飛香落舞筵縱在人間應第一東風沈醉百花前滬濱花史題



林寶枝

林寶枝揚州人年十六不黼澤芳香艷花懸臂水蜜桃若唯恐麻姑爪搯世風飆邪溢雛彈衿沈坐但覺蘭畫藻井吹滿云漪屯以散醺正如海棠睡甜更嬌艷使人憐神仙舊尉贈聯云寶林普扉學富貴枝頭常護月團圞屋尚仁里

辛卯冬日卯明頤學常好館主人書於海上寄廬



賽月慶

賽月樓天津人年十六今春来滬妹賽吽天易巾幗為須眉瓜皮帽綴長辮別有一種風趣善京調酒酣耳熱引喉高唱探母進宮以及生旦家门數出音節諧和高下抗墜不淂長空轉梨園名優亦無以過也

辛卯天應節香艸詞人書於海上


文華宮
殿藏扇

王秀娟

王秀娟蘇州人年二紀矣秀娟原名徐蕙珍居東薈芳徐蕙珠之姊也滬上歌姬之翹楚也己丑春歸甯波某氏遭大婦悍妒其夫亦不善調停其母去甬訟於官年餘囊貲已罄無所因依不得已来滬乃易今名何理故業現居清和坊一衖艷聲復著

辛卯十一月望日

吳门雲帆子書於滬江羣芳廔


鄭雲芝

鄭婉字雲芝維揚人原籍貴州父係武弁撤營後拙於謀生遂以掌珠三顆悉隸平康爲撰者許姬行第二目如秋水眉列春山丰姿秀麗性尤聰慧故年未及笄已高張艷幟名噪從鄭某公子屬意於姬姬亦心許有俟皇都歸意回妻必迎海上之約次年果來滬江相寓清和坊後遷東興里小築三椽幽雅絕倫兩門前車馬絡繹不絕紛紛蜂蝶戀此花叢其唱滿江紅曲曼聲遶響尤稱絕技迨燈紅酒綠時未嘗控於一奏廿四橋寄客囊居揚城識姬已久丙戌冬與李稼山人同赴宴此山人有詞滿江紅遂招姬侑酒一曲繞梁窮極跌宕滿座皆驚張如旗亭畫壁別具雅音歌神又云芝適應姬孫雲卿年十四二穠旋可人亦圓則閒坐蕉窗執筆撫想像人天索神泉咏爲歌曰邗江三春鄉居次結巢未展凌雲翅周郎顧曲音環遶黃鸝一夢新數吹



謝十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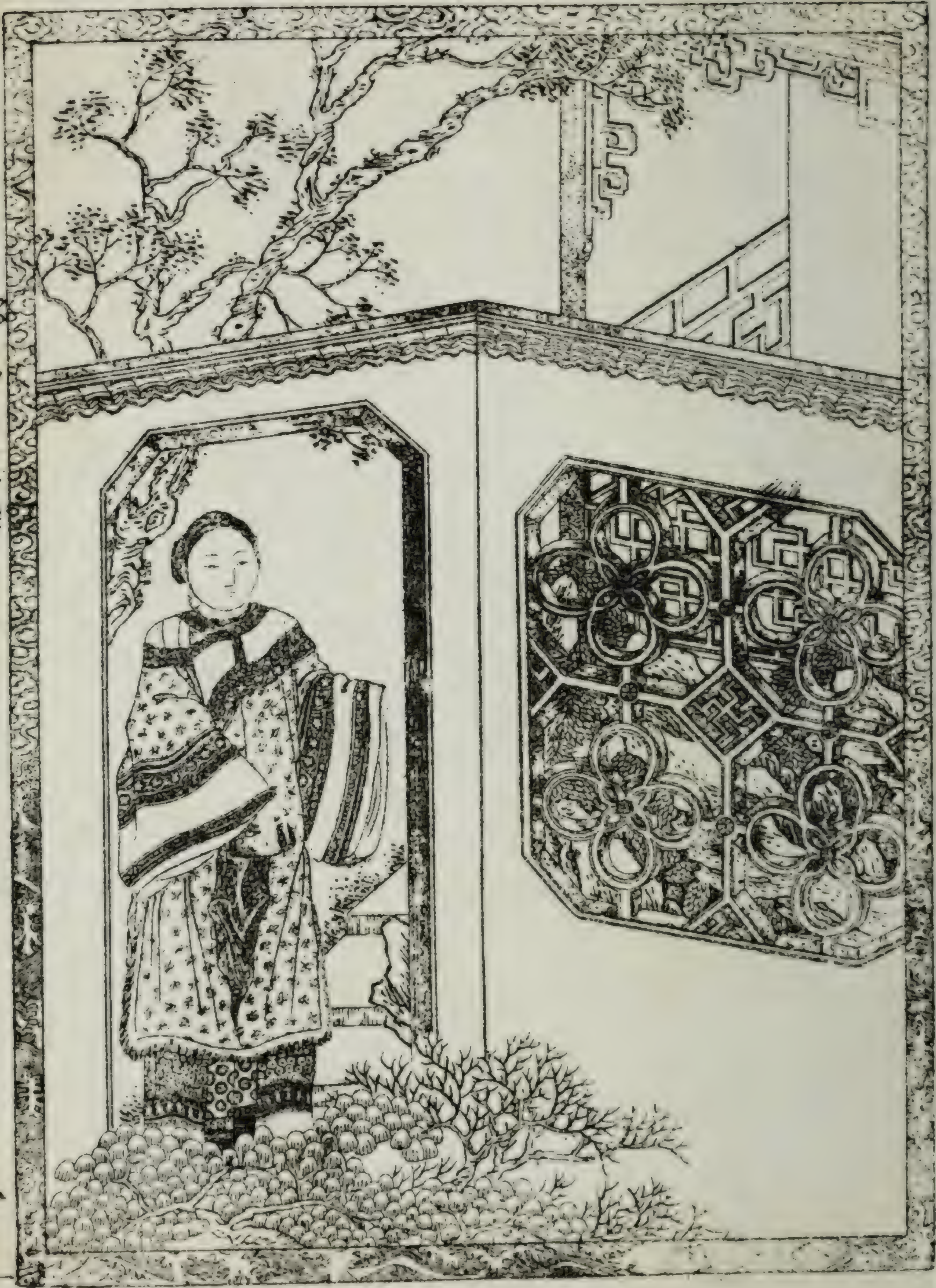
十全年十四蘇州人原名琴寶林書香朱梅芳之妹也初居東薈芳里娉婷嫋逸態天然勾東柔情客贈句云絕代佳人正妙年腰如楊柳步如蓮天然秀色描難畫真個隨家吳絳仙余同玉壺外史嘗訪姬啜茗清談頗覺風雅可親現居西薈芳庡同安里口

壬辰年新正月赤城環翠山莊主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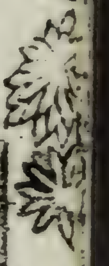


林月英

月英姑蘇人年十三其媼世河令傭於肇貴里胡少卿家英遂寄養焉習崑曲琵琶京調不一年盡臻佳妙人亦韶秀有姣峭降修短合度己丑春移居尚仁里與北情紅閣浣香姓侯贖身後改姓林云　觀綜樓主



李書連



李節字善蓮雲之產也十餘齡便入章臺亭亭弱質幾如着雨新荷自然秀潤稍長則體漸豐肥頗有阿環之譽性喜靜厭與俗人交往往車馬盈門衣冠滿座姊妹行方奔走不遑而姬視之淡然漠然數語寒暄即翩然入矣獨與吟梅仙子相契甚深屏角簾心不離形影每當碧梧樹風來朱寮月到郎填白紵妾按紅簫韻事韻人遂成佳話懺情侍者錄滄海遺珠比之神仙眷屬良有以也現居四馬路居之安一曲登場依然壓倒元白花園芳園散步棋罷悠然知非凡艷花譜生查子一闋曰

側身將出門無計消長晝攜得小棋筒一局爭先後停身懶倚門愁思今新舊相約意中人暫掩春衫袖

集鏡影簫聲



謝月香

謝月香江右人初居甬江二三年亦
寓春來滬與高翠舫同住西薈芳
里姬年神俊逸倜儻不群性豪爽其年
十九一登場四座屏息鷄群鶴立芳
譽特隆藉諸聲價四明湖西仙子謨
嘆采入編中現同棣蘭香住二馬路
同安里
辛卯冬鄭山蓮叢沈中君書于滬上

卷四



蔡珍字桂生本姓朱皖蘇人十歲時隨母至滬從蔡文術學彈詞遂改姓蔡或曰係校書王寶卿之養女先居美仁里改由公和再遷於尚仁與陸月舫同院擷薇主人散步芳塵月舫或他出桂生與善承迎無畛域見丁亥春思隱山人因公北上道出申江過姬於陸氏院中眉目如畫秀雅絕倫思隱悅之而未與語也姬微窺之喜形於眉宇遂如王謝堂前燕有似曾相識之云其心許靈便類如此每入書場珊珊環珮冠絕羣芳雖同座十餘輩而獨秀動人別饒神韻一輪香滿良不誣耳芸閣則溪邊橋半垂釣柳陰亦韻事也為譜點絳唇一闋曰骨秀神清初春天氣初弦月雲封瓊闕應是藏香窟一樣笙歌入耳音清越丝綸垂柳芳華歇聊把閒愁撇



趙鴻卿

趙鴻卿姑蘇人年十八居西薈芳里姿容綺艷風神綽約花叢中別具一種色香者倚雲客花榜評云雅態宜人亦是真情生有贈句云若對春風力不支無言含趣亦生姿矣然妙處尤以在羅綺叢中獨出時工令調然亦不能隨衆居也

辛卯冬日碧沚吏呵凍書於申浦玉海館


金杏春

金杏書

金杏書蘇州人年弍十卯省儀渓學梨
渦淺注極娀媚可憐也歎而詩嗙清婉
尤脊繞梁均其得名拄戊子己丑間嘗
見以姝嫣上近則閲歴在故奚与譚輙
如駐柘枝自磬二打入心坎中現屆犀
貫里　兒

辛卯冬仲卯明樵者識於春申浦之十里春廛



葉吟濤



葉吟濤

葉吟濤湖北人年廿九居清和坊一弄妍姿媚態玉靚花明善詩詞操曰吟調亦工度曲每當燈影搖紅蠟光浮碧彼歌金縷此按瓊簫聲幕顫天上紫雲迴之玉樹之玉柯頻著鬢花來游滬上此年作一觀芳顏為幸云

惜情贈之詩於申江旅次時在

辛卯竹緣自志



金寶玉

寶玉姑蘇人年僅二十貌甚清癯意氣瀟灑
橫波流媚宜人也畧將鸚鵡纖纖在身
身難儔射重韻雅將明新氣段向
玉房花[illegible]傳情新妝香暈如風流態度姱眉
橫又嬌於半娘　獨[illegible]君自解倚窗邊回語樣
憐姝妄舍珍珠十斛量叢毀兩人情最
[illegible]啣啣隱言立圓鮮可得從情深多

羅浮天狀癡花史題于同安旅叢中



陸仲勤

仲勤行二姑蘇人年值月圓額同花豔蕙心蘭質嬌撓絕倫而秋波一轉尤令人魂魄都消東越醉花居士嘗謂評花生曰君不見陸家女子花見羞不施脂粉亦風流他年若得藏金屋何啻人間萬戶侯現居西桂馨里頗著芳聲

壬辰春莫月旦品評客書於海上



金佩香

金保香

金保香蘇州人年十九居
東薈芳某喜蘇曼豐茗多
餘觀山量人贈句云氣漫
回頭百媚者黃金誇買漫
云癡憨樣谷後心權寮況
是名等豐治港

歲在辛卯十月之望隴西癡情人篆於申江鏡秋閣



花十全

十全年十八竹西亭畔人也初居清河里後遷公陽里與朱寶雲張小寶為姊妹行盈盈嬌態嫣咲皆宜吾吳惜花仙子贈句云遙指紅樓是妾家舞衫歌扇可風華不須更把清名訪九十年凄合姓花靚妝不減昔時容崔護重來感回難臨去秋波一轉遠山眉黛映芙蓉蓮傍身分絕輕盈初舞罷肢太瘦生憎影未須秋水里飄零若我亦憐卿語舊云向字時裁箋為賦此紅詩鬼猜猶可叮嚀語讀之銷魂顯別詞情溪里亦可見已



王雅雲

二十六

王雅雲

雅雲一作丫雲蘇人年雖廿五窕窈若將笄其風情流露妙意含酥尤足令人心醉令住公易里有勝々氣範曹家品花至滬曾賦媚五絕一首云看遍長安杏曾探第一枝花王容把臂聊以慰於思天涯游子誤贈聯曰美人丫髻梳教巧織女雲衣補綴工并題其居曰柳暗花明室

辛卯秋望歙鶴橋人書于海上寓次

卷四　周湘雲



周湘雲

湘雲吳產也年方二八丰姿綽約體態輕盈雖出水夫蕖不足方其豔質迎風楊柳未足喻其柔情現築香巢於鼎豐里正值枝頭春綻以故冶游者爭賭之懵紅生贈聯有湘瑟無聲睡鸚鵡雲屏生色畫妃央醉香主人贈一絕云二八芳齡未破瓜盈盈碧玉淨無瑕不知誰是司香尉消受申江第一花

笑山樵子書



姚雪鴻

雪鴻僦居尚仁里丰姿妙麗喜作時世粧香澤肌豐不散楊家肥婢見之者固不知其廿四番風已開到楝花時節也初從朱月仙學彈唱一串珠喉有繞梁遏雲之妙最不羈生集楹帖一聯云但學葦頭唸白雪聊將醉眼送歸鴻按雪鴻亦歸惜紅琴川人

紅豆詞人作於海上時壬辰夏四月也



沈巧寶

巧寶家海上有姊妹花四色俱佳姐其第二季才十七年韵在諸姊妹上有茅山樵子作春江花月詞百首沈家姊妹花俱綴在内姐之一首云名花正喜未開時認是瑤臺第二枝屬付司春呵護好留簪烏帽對瓊卮夢澤漁郎贈一聯曰巧心為織回文錦寶篆長畱乞字香其花廬在美仁里

屐印蒼苔客書於海上旅次



高翠芳

高翠芳家在麋臺麋苑間年如瀛洲學士之數眉含宿雨臉潤朝霞裊下凌翹小不盈掬銷魂最是雙蓮瓣風颭蜻蜓立不牢之句可以移贈現居大興里高張豔幟芳譽鵲噪一時金張年少曲院墜鞭者咸以得入迷香洞題詩照眘屏爲榮

光緒元默執徐孟夏走馬章臺客撰



李紅玉

李紅玉

紅玉生長蘇州人侶廣寒仙子曲善霓裳羽衣年十八不甚施脂粉喜淡梳妝一雙俊眼微流盼即可令人魂銷我有誤一聯贈之日纖多情翠偎紅語一點憐香惜玉心腸能心即見佳尚作里

庚寅冬燕子磯漁叟書



薛定金

薛定金籍隸金閶移居滬瀆屈指華齡已倍金釵之數而丰貌猶妍別有一種婀娜之態初為青衣隊裏人近於香國中平分一席以胡家宅洋房為迷香洞一時三河年少爭相問津每當月夕花晨無不車馬盈門履絢滿座真箇魂銷客贈以一聯云前定因緣注定事鑄金身價斷金交

最不覊生題



周斐卿

周斐卿蘇州人年十六腰肢嬝娜體態輕盈或感欬疾翦銀葉膏較含桃大貼兩眉角尤增丰致音清脆式畫當筵餘均繞梁吟秣生贈聯云綠竹一片歌脊斐紅牙三拍總輸卿初與久安里王雪芬同居从其姓遷尚仁里改姓周今居大味豐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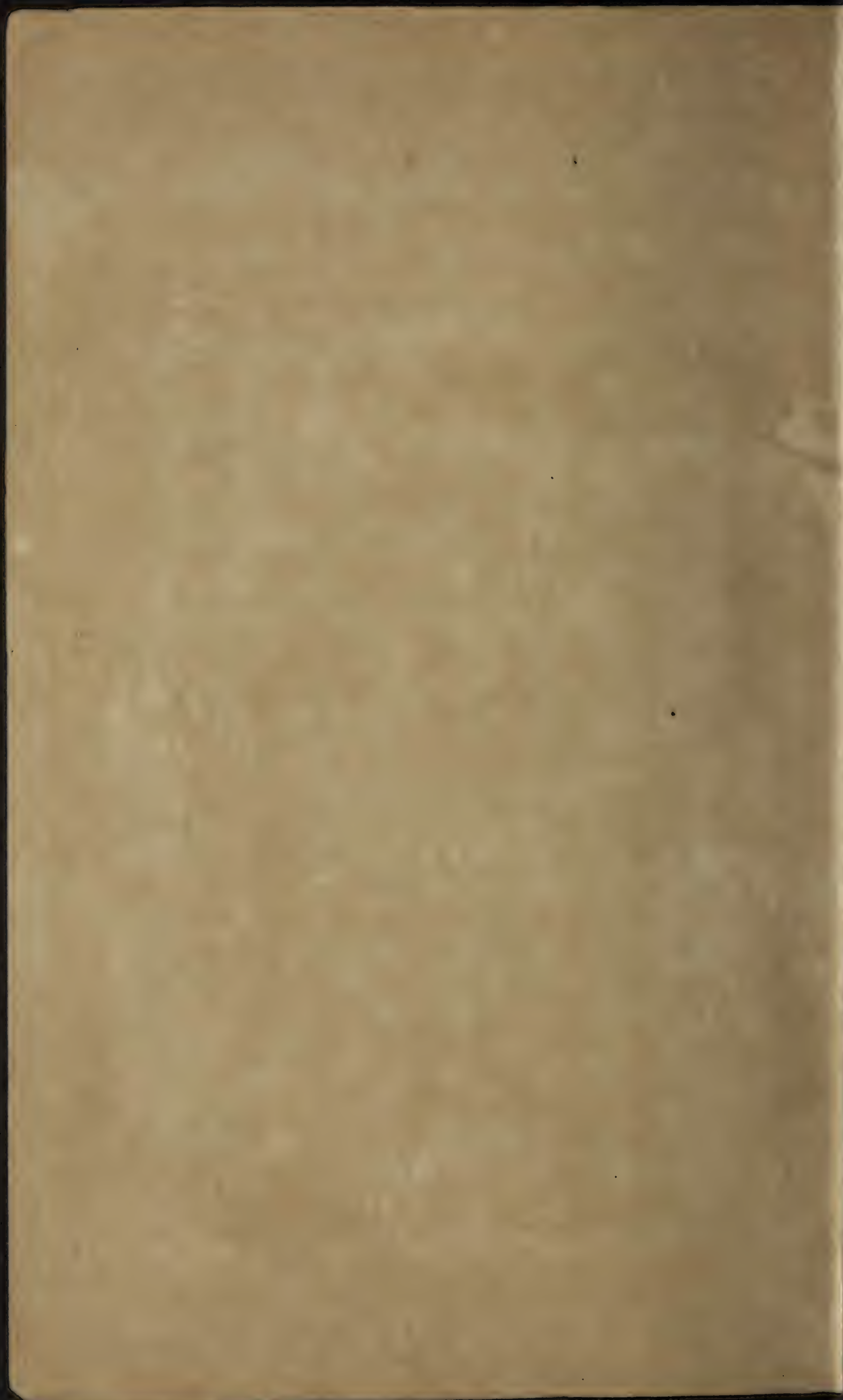
旺香居士識時辛卯冬日作客滬上文



林寶西

林寶西甥以人爲十弍禍
濾不昧緩兒靚不意甜譚
髯今詮喜於吳角僕相見
山牆柄餘當次流橫象鉛舫
戴出初習歌書郎於癡結
兜日正未可量吳居泉豐
里

辛卯歲閏月痕館主篆時客滬上將隸倚裝作此





新輯海上青樓圖記

光緒乙未年五月望日

明州花雨小築主人

書於申江寓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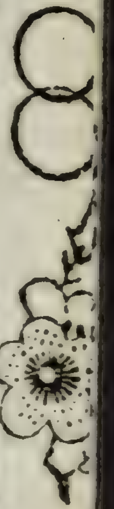

林玉卿

林玉卿

畫工筆面先含暈欲掃眉只喜長不惜羅衣風露亦怕只薛苔
余聞其名令寶主爲林玉卿之也玉卿之家世甚了了幼時曾於
林營風之家遂從其姓耳性聰棋之數頗惹以笑桃泥寶多外
情妍與之言聰明靈慧時有會心初與余未識一面一日偕一西湖
泛隱散步鼎香里玉卿方衣淺碧綃倚樓對歸雁見客凝
視急下水晶簾微窺半面余不覺意銷心醉鵠之移時復隱
自後余遂知生意雲兒處上半天魚兒圍勞人思有意嘗今
何人迷更無便帳上神難笑入鏡眼也畫晚遂堅邀余宴於林
家姬銀鑵斜背歌大十二回出一支哀感頑艷餘音動人遂出贈
觥亦頗矜惜不棄余座中猶小於三載三兆當你十大觥姬恐不勝
奪盃一吸而盡其情最之厚余我友生雲居主眼界極高無過
其譽輒無評論獨於姬亦歎賞不置想以過眼煙花候書



花翠芳



花翠芳

翠芳蘇州人年二紀餘矣現居清和坊一衕貌靜神幽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概辛卯春季花榜一甲三名入選評云月中桂鏡中花又贊云蘭茝之氣唉唾俱香余數宴其家姬訥於酬應而一種楚楚幽嫻之態對之令人心曠神怡

壬辰正月

古越馥蘭主人題於海上



陳小紅

小紅琴川貧家女自十二齡墮作隨風絮學弄調琵琶都入妙而今玉立艷冶如花庚寅花朝艷擁選第三評曰蘭心蕙質色藝超群吾友古越石隱仙子極珍愛姬石隱更有可意人曰右小玉黃香姬行手帕題合照小影

苗椿邊寫書



萬文玉

萬文玉蘇州人年十六輕盈弱質不以媚〻人而驕素承渦眉青僊黛其風韻自動於離即對之者當如食江瑤柱噉楓亭荔子於色香外領味余曾見其晚粧焼鏡顧影自憐令人誦簾卷西風人比黃華之曲凌波仙史贈以聯云卿如宵嫁文蕭去我便親擕玉鏡來居肇貴里胡宅妓院

芙蓉洲畔逸史書於申江浣花別墅



尸水貝

尸水貝黏積久實千古
膚居之實里隨尸點貝
故从異經經眉目積學
雅讎稽覈从紅貝習學
謂大究轉勤取復得谷
易里今居同實里

辛卯之冬古滃蓉洲舊史書於中江寓廬



張桂卿　二寶　三寶

張檣卿　二寶　三寶

檣卿吳人曼如畫舫中翹楚也高泉齒善論詩林深沉每掌上三探不甘韞之於廣遊契以來滬等無業於西薈芳里原寓書寓清和坊二弄現居一衖檣卿年十九懷姿穉賢益覺猊藐二寶年十六丰姿替月潤臉羞花琵琶索膛二物三寶年十三童眞未瀉依依肘下予嘗諸膝戲以小猫呼之

辛卯冬月錢川吉金寶書於海上



周二寶 三寶

二寶年十三三寶年十一皆姑蘇人林可卿養女也可卿浦左人前居美仁里與妹惜春同住名噪一時車馬盈門其容出數千金作小星不一年佳偶反成怨婦故出外以若干緡購得二寶三寶令習歌管今夏遇可卿於清和坊一弄見之肥瘦更宜長短合度裙下雙翹小不盈掬亭亭玉立嫣倩人扶亦可人也現築香巢於同安里中 甲午小春鐵城卅三萬卷主人題





林筱鴻

林筱鴻

筱鴻南昌人年纔十八天真爛漫寓慧于憨下婁蜩瘦不盈掬喜親風雅士詩筒酒琖鎮日與儕客談笆各酢經室主來游海上惜花傳史招飲其家邂逅花間尤加青睞余亦無座屢惜也走過訪看卷把臂黃茗論心纔繾綣溪情莫可言喻今居東薈芳里

光緒甲午九秋朔不求益居主人題



朱鳳仙

朱鳳儂

鳳儂住百茶里鳳琴之妹也余初見時
年裁九齡雙了應客巧令宜人近劇
碧玉盈盈已屆破瓜年紀矣雖幽嫺
見人不苟言咲說者謂得林下風期
不似風塵中尤物工点調響遏行雲

芙蓉江上獃蜀劍客題

海上青樓圖記卷六

滬上冶遊瑣記

請客票　大紅頂　送客轎　拍小照　恩客　圓式頭　玫瑰茶　大紅裙　百靈臺　聽堂唱　攤黃

叫局票　乾稀飯　叫差錢　打野雞　霧客　蚌珠頭　玫瑰醬　荳蔻盒　高脚盆　叫堂唱　烟翦

上先生　借印錢　茶房錢　賣珠寶　燒香　雙丫角　鵰翎扇　着衣鏡　藍呢轎　書場　老舉

連下去　打印錢　轎飯錢　說因果　求籤　扳蠟燭頭　油紙扇　藤睡椅　銀烟筒　開篇　琵琶行

搶三　坐馬車　照轎燈　宣卷　時髦　縐紗馬甲　香水　羅漢榻　茉莉針　虞調　開廳

兩盃半　帶琵琶　折菜錢　賅討人　表記　菊花山　珠花　書畫燈　女說書　馬調

滬遊雜記

男子桑弧蓬矢志在四方所過名山大川層樓飛閣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於是馬為之記以抒其抱負寫其胸襟斯文也千古斯人也千古斯遊也亦千古從未有入洛陽之市看長安之花而秉筆濡墨而記之者然則是記也又何為而作歟蓋予將援北里志教坊記及近人板橋記畫舫錄諸書之例而節存之使未遊者有所羨已遊者有所悔與於斯遊者有所警并有所悟焉滬北洋塲三租界法界南美界北英界居其中大道康莊四通八達如方罫然大馬路其總匯也自是而南二三四五馬路次第排比至洋涇浜而車馬輻輳樓閣玲瓏畫棟朝飛珠簾暮捲惟四馬路為極盛每當楊柳依依夕陽西下時茶烟酒霧鬢影衣香氤氤氳氳蕩人心魄若夫殘暑未退清風徐來粉白黛綠者咸倚欄憑檻手揮紈扇目送青衫余嘗有句云晚來團扇如蝴蝶只傍紅樓款款飛情景似之入夜則兩行燈火蜿蜒如遊龍而酒樓書館中檀板一下笙管嗷嘈雖雛鬟稚髫而高唱入雲攬勝者或於斯問津焉蓋英租界據滬上之勝四馬路又據英界之勝是以遊人競稱四馬路最盛而予之記雖條分縷晰而以四馬路為會歸焉大抵遊滬者有七事戲園也酒樓也茶館也煙間也書塲也馬車也堂子也請以聞見所及陳之戲園始於滿庭芳其時分崑腔京調二種然崑腔之悠揚究不敵京調之繁縟故三雅園屢興屢敗卒不可復此外有徽調有梆子腔皆附麗於京調迨崑腔廢而梆子腔冠時傑出卓然一家梆子腔者即弋陽腔也其聲嗚咽然如大聲疾呼如痛哭流涕悲傷噍殺感人最深戲班之盛衰視乎脚色之優劣班中老生花旦兩項為尤重往往齎千金厚幣聘諸京蘇週年則有以燈彩技藝新戲擅長者新戲惟昔年洛陽橋最佳關目明晰節次緊湊次則斗牛宮按諸情事不甚相遠自鄶以下無譏焉斗牛宮創自新丹桂今改為丹桂園天福最佳天仙次之天儀又次之戲單名角林立不勝枚舉每禮拜日戲及禮

拜六夜戲演者尤色舞眉飛觀者亦興高彩烈正桌包廂每座四角以次遞減約十點鐘時新戲登場爭先快覩憑欄俯視第見萬頭攢動而已此亦遊滬者之所有事也酒樓奉和館為最先當時名高業盛目下僅與法馬路鴻運樓等視四馬之聚豐園寶善街之復新園則不及矣其中為正廳兩旁為書房為廂房規模宏敞裝飾精雅楹聯匾額冠冕堂皇有喜慶事解於此折箋召客肆筵設席酒錯山珍咄嗟立辦門前懸燈結彩鼓樂迎送聽樂所為其尋常便酌一二席則以屏風間隔之左看右截色色精美每席三元六角以上至十數元不等俗尚奢侈魚翅燒鴨兩味幾幾乎每飯不忘矣上燈以後飲客皆來履舄紛綸觥籌交錯繁弦急管餘音繞梁酒如泉肉如林蒸騰如霧霈雖門首有輿層疊堆積而邀客招妓之使者猶絡繹於道盛可知已大都蘇館徽館天津館南京館等烹飪調和大同小異惟外國之番菜館廣東之消夜館其染指而嘗者輒詫為得未曾有番菜館為外國大餐房屋器具都仿洋式精緻潔淨無過於此人各一肴肴各一色不相謀亦不相讓或一二人或數十人分曹據座計客數不計席數四馬路中向祇一品香一家春海天春近日則又新開四海春杏林春數家矣宵夜館為廣東式窗櫺屏格雕鏤絕精金碧丹青輝煌耀目每日自傍晚至夜分一二點鐘故取名消夜每客兩碟一冷一熱按客計數客眾則按席計數每席自一元起以次遞加夫番菜每肴一角已較廉於他館至消夜每客錢二百文則尤廉矣此亦遊滬者之所有事也

茶館創始者為一洞天其時馬路初開茶館林立麗水臺最為著名蓋麗水臺前路洋涇浜左右後三面皆東棋盤街不啻萬里橋邊蝦蟆陵下尋花問柳者於斯嘲風弄月者於斯真可謂座上常滿杯中不空至於屋舍之裝潢器具之精潔則莫先於同芳居之廣東茶館樓上排列茶桌樓下出售茶食生意之盛無與比倫迨華眾會開張始駕而上之迄今四馬路中華眾會頡頏者萬華樓四海昇平樓等惟更上一層樓五層樓青蓮閣當行傑出層樓聳翠飛閣流丹

遊人皆屬耳目焉若夫靜安寺之愚園則專為馬車而設姑不具論大抵滬上茶館烝烝日上者有故他處茶館不過滌煩解渴聚語消閒已耳而滬上即冠釵錯雜履舄紛綸送目留情毫無忌憚入座者恒眷戀徘徊而不能去每茶一碗不過制錢三四十文價廉費省較烟酒遠甚而可以親承謦欬近挹丰神寔足為生平艷福昔歐陽公有云醉翁之意不在酒余亦曰熱客之意不在茶其真為滌煩解渴聚語消閒計者千百中僅一二焉是以女曰觀乎士曰既且攜手而來同車而去不獨身受者迷溺於其中即旁觀者亦不禁心領神會其樂洵洵也此亦遊滬者之所有事也

煙間之盛尤過茶館吸煙者之意不在煙亦猶吸茶者之意不在茶也昔者眠雲閣雕琢鏤刻色色皆精不惜資財窮極工巧為滬上首屈一指主者乃一婦人權算之工有過男子嘗傭用女子為堂倌以招攬生意一時輾轉仿傚女堂盛行遂有以知其將為禁也不待示諭先自停止既而果禁其識見超卓有如此計租界中所稱大煙間鱗次櫛比不勝枚舉惟法馬路之南誠信又與當時之眠雲閣相埒其餘粉飾裝潢微有不逮而輝煌綺麗蔚為大觀亦天下所罕覯矣有以烟間兼酒樓者如英大馬路之醉樂居是也有以烟間兼茶館者如四馬路之青蓮閣是也又有廣東烟間所謂頂舊公煙也創始者為不知年雖樸陋無華而烟膏極美蓋煎烟之法惟粵人為最精香欲其濃膏欲其厚泡欲其細性欲其久操是業者必得其傳於粵人大抵烟間之盛衰視乎野雞之衆寡今則英公堂謂烟間中一榻橫陳笑言戲謔體統何在風化攸關因出示曉諭以禁之乃禁於英界而不禁於法界則煙間生意過形軒輊旋經會議禀請減捐由是野雞吸烟之禁復弛焉又因煙客稀少生意清閒遂有殫精竭思作送票一法誠招徠之捷徑引誘之旁門然我能送彼亦能送相率而效尤焉將見稀少如故清閒如故而送票之所失者寔多惟生泰成疊次送票他家已逐漸停止矣至若烟膏名號有清膏陳膏公膏廣

膏及冷籠熱籠諸色售價挨次遞減煙匣有三種大匣一錢中匣七分半小匣五分大都開燈
一只吸煙一錢連水煙泡茶需錢百二十三文堂倌有貼堂名色小賬至少三十文此亦遊滬
者之所有事也
書場者世所稱說大書也近人拾明末柳敬亭牙後慧襲俞調之清揚馬調之沉着以登場
演說口講指畫色舞眉飛且唱且彈聲容畢肖自說大書者技不精藝不良使聽之者思卧而
後借助於南都粉黛乞靈於北地胭脂敦請名妓以為之副其未說書也必先唱開片一支其
既說書也又皆能插料打諢相為接應是以袁雲仙以說白得名厥後雙檔三檔逐漸加增間
有不能開片者則以二黃小調代之又見夫人皆喜聽唱而不喜聽書也於是乎廢書而用唱
說大書者退坐後場專理絃管而已此所以滬上書場異於他處也夫茶館煙間散處洋場而
書場獨羣聚於四馬路中論爻樓為最桃源趣行雲樓次之門口皆有招客者為之呼喚口不
停聲有客登樓則報道幾位洎乎先生齊來登場列座三六既彈開片既唱聽客中有熟識先
生者必為之點戲擇其素所善唱者點之所費僅洋一元盡將以為先生榮非以為利也獨至
檀板一停雲鬟四散讀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一句有不禁索然意盡者必將退而訪先生之書
寓焉蓋書場之餘波也此亦遊滬者之有所事也
馬車皆仿外國式與中國之騾馬車大同小異有雙馬車有單馬以馬之雙單為車之大小其
通行最盛者為皮篷車輪車形似轎船車形似船皆用四輪有兩輪而高座者為亨生每華言
猶好也近增鋼絲車裝飾華美洋人最惡因此等車皆小竊所乘取其無聲外國士女作工治
事限以晷刻黽勉終日偃息一時往往乘坐馬車徜徉容與以為流動血脈舒暢筋骨華人效
之則以為助興會曠胸襟而已租界馬路其平如掌馬車非馬路不能行虹口徐家匯寥落荒
涼無足玩賞惟靜安寺為聚集之所寺為宋代遺蹟前有井趵突泉也去寺百步許有園林二

所曰申園曰愚園園中樓閣玲瓏闌干窈窕池沼花木大致楚楚當大夫朗氣清微風拂拂香車寶馬絡繹而來綠鬢紅粧倚欄憑眺茶烟初颺鶯語相聞申園有楹聯云馬首東來輭紅芳草龍華南望塔影斜陽蓋龍華寺為滬上名勝七級浮屠高聳霄漢於樓上望見之故云迨乎乘興而來盡興而返釵遺珥墜花雨飛飛蘭麝香消珮環聲遠雷霆乍驚壓埃倏起衣香鬢影仍穿花拂柳而歸吾謂一歲之間冬則苦寒夏暑一日之間日行於晝月行於夜及時行樂能有幾何惟馬車獨宜夏且宜夜時惟溽暑火繖懸空半臂輕紗揮扇不止至於夜則飈發電掣中道而馳清風徐來明月如晝遙望燈火一簇如繁星明滅於長林豐草間倏忽已至賽棠登樓可以納涼可以消暑較之陶彭澤卧北窗下自謂羲皇上人其樂也何如此亦遊滬者之所有事也

滬上妓院甲於天下別戶分門不勝枚舉大抵長三為上么二次之若花烟間則品斯下矣善歌者曰書寓較長三尤清貴焉其來自他省者聲口學作蘇音甯波揚州皆能效之惟湖北倌人與廣東堂子口作鄉音樂操土風分道揚鑣自立一幟若夫江西戲班能作貓兒戲了髻雛鬟皆當行角色檀板一下冠帶登場京調崑腔聲情畢肖恨不得與唐時樂部教坊一較優劣其他裝飾簡略粗類於妓院者曰住家曰野鷄名目卑污附麗於妓院者曰臺基曰女堂風雅中人不屑齒及姑不具論書寓長三么二三者總名曰堂子裝潢陳設如王侯牀榻几案簾帷以外洋鏡籐椅楹聯及玻璃燈時辰鐘色色皆備以精粗為差焉狎客入其門以飲酒為第一義謂之擺臺面引類呼朋團坐一室復召他院之妓以侑酒謂之叫出局斯時也觥籌交錯履舄縱橫酒霧蒸騰烟痕繚繞紅燈影裏氤氤氳氳雖未曾真箇銷魂人孰無情何能已已既而銅琵銀甲輕攏漫撚味𠊳一串高唱入雲乃曲未終而射覆猜枚賭酒各勝歌聲呼聲錯雜其間泊乎酒闌燈㢮醉舞仙仙膏釀芙蓉壺斟蒴名華胥一夢幾不知此身猶在人間矣雖然翩

翩年少沉溺於歌場酒陣中者固不乏人而鉅賈富商峨冠博帶夜夜走胭脂坡者非真以問柳尋花為事也滬上積習往來酬酢非此不懽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是以妓院之場面雖甚精緻妓女之引誘雖甚殷勤卒之水月鏡花一塵不染其有此間樂不思蜀沉迷留戀而不知返者非闒冗無能之輩即卑瑣無識之夫耳此亦遊滬者之所有事也以上七事特其略耳顧吾思之男子桑弧蓬矢志在四方遊者所以廣見聞證學問夫豈遊目騁懷陶情適志云爾哉遊於滬者當觀於製造局之機器而知用功之巧拙觀於招商局之輪船而知商賈之盈虧此外石印書局電報局電氣燈自來火自來水各公司皆當一一身歷目覩以窮其理而致其知復退而與格致書院諸君講求而考論之以求其益精而匡其不逮夫如是則可謂不負斯遊矣若僅以遊目騁懷陶情適志如七事者以為滬遊之梗概吾無取焉

堂名

勾欄而以堂名稱惟上海為然若清桂堂雙秀堂聚彩堂蘭春堂三多堂得勝堂全彩堂寶和和堂全福堂當年悉開設城中著名最久每堂三五十人不等間有能演戲者極一時之盛盛自咸豐庚辛間髮逆擾亂後遂全遷於城外東西棋盤街所謂么二者皆稱堂名矣

住家

住家者一二女郎閉門延客所謂高自位置者也近日有多至十餘人者當日城中亦間有之目下則在清和坊兆富兆貴普慶同慶公陽久安日新各里中然不延生客必有蜂媒蝶使方許訂交

長三門貼某某寓

長三者勾欄之上等當日之堂名近日之住家是也無論戲局酒局夜局概收佛餅三枚其衣飾之華奢房屋之潤大所不待言而應酬吐屬似較大方故遊客之自高身分者舍此不肯他

額馬俱住在四路馬之尚仁里及東西薈芳東西公和東西合興里等處

書寓 門貼某某書寓

書寓者即女說書之寓所也前則虞山人最多而身價最高非橐裕之客不可進此門耳入書寓命唱曲其謂之堂唱番銀二餅出局者皆例三番擺酒筵與長三一例近日則四馬路一帶最盛焉

么二

么二者酒局戲局統收二洋惟加茶碗果乾濕則收一洋故曰么二門前俱稱堂名楣上既標寸紙檻內復懸大燈每家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三四十人初遊上海者最稱其便益無須訪徑叩門即可升堂入室也

私局

么二之住家向稱私局亦不過一二人閉門延客近亦多至四五人然自諱稱私局故必標於門曰某人住家熟於尋花問柳者必不致誤作長三也

本家

開妓館者男曰龜女曰鴇此二字彼等均諱之改曰本家相沿成習不知其義何取男曰男本家女曰女本家長三么二下逮花煙館大小一致焉

小本家

本家自養之女與自買之女均稱小本家別乎夥計客師之謂有客至止必呼某煙則小本家之職事也或客至初無熟妓則小本家之房當承值應酬焉

客師

本家尊夥計之稱曰客師客師之來必有薦保必有帶擋即壓帳洋錢也房屋聽客師自選惟

供一床一桌餘俱客師自帶然為客師者亦頗不易入門要有客隨來擺酒謂之做場面此後逢時遇節亦必有酒乃為體面

夥計

夥計者客師官人自稱之謂也夥計所入之錢與本家平分惟長三之三洋本家分一洋七角夥計分一洋三角

討主

買良為倡之人謂之討主或隨女住於勾欄之中或別居而時來看視盤算纏頭之資倘生意欠佳必加凌辱其鞭笞敲朴之慘有未可以言語形容者安得良有司設法禁絶之耶

父兄

父兄者即討主之別稱也人因呼之曰務兇亦形容其慘酷之意

官人

官人亦曰倌人不知其義何取豈因其可為公共之物耶益沿習元明教坊官妓之遺意耳

討人身體

官人之身或為父母賣出或被人拐賣或自賣自身此身不能自主統謂之討人身體一舉一動有人管束最為可慘討主不在身邊必交與娘姨管稽管雖衣飾華美絶無適志之時焉

自家身體

小家貧女自出賣娼或既已贖身而仍然為妓皆謂之自家身體此等人一切可以自主一遇知己之客便可脫離苦海較之當討人者十分自在然或貪戀煙花不早擇嫁勢必至門前冷落車馬稀疎老大傷悲後悔莫及耳

娘姨

娘姨者女使之稱不但不取傭工近且兼須借債頗似官場家丁帯肚子之意專賴本房客人賞犒倘年輕有色鮮不大獲其利漸積自買討人作父凡者蓋不知凡幾也

外場

堂名中所用男僕曰外場專司客到高聲喊叫引入房間泡茶送手巾以及擺酒席請客人叫出局等事近習兼須肩抬官人籃輿俗又呼為龜子

鑲幫

住家所用之男僕則曰鑲幫亦曰相幫所司亦與堂名無異稱外場者必有十數人稱鑲幫者則不過數人而已

領房間

狎客尋所歡而至男僕引入本房間而房中先有他客則內必呼曰領房間蓋欲另引他人之房暫坐以待也既坐少定則所歡必來道歉意而客人亦必周旋徐俟焉

借房間

客來兩起必將先到之客移至他處則後到之客乃能入房此所以必須借房間也借姊妹行中之未有客到者暫作騰挪亦不已之苦情矣有不肯騰挪者官人必須婉轉商請務祈一移而後可

併房間

先到之客與後到之客或係至交或曾同來彼此無嫌無隙亦有併房間之例是在官人之善為安排亦在客人之曲為體貼倘少有意見亦決不能相容勢必掀翻醋罈而後已

調房間

官人生意較好則必由次等之房間調入上等之房間既調房間必須擺酒于是所交之客皆

要打點做場面倘因生意不佳房屋不利改調房間視同一例

埽房間

每當燒路頭即祭財神之日其家僱有清音樂工演唱敬神至傍夜則該樂工挨次至官人房內聲請點戲一齣例叨一洋之惠謂之埽房間有客在房此欵照例代給

裱房間

房屋之間陳設精矣而四壁蕭然終嫌不美于是有用西洋印花紙裱糊牆壁者謂之裱房間初時甚貴每間工料需六七元近今則不過二三元焉其紙花樣極多各家各樣絕少從同者不誠所謂金迷紙醉焉

鋪房間

有等豪客謂所歡房中器用不佳于是代為置備謂之鋪房間自臥床起至煙榻方桌長檯生生坐炕面架衣架等類或全用椐榆或全用紅木亦有鑲嵌大理石者至貴至奢價亦不出數百元焉

打房間

吃醋爭風動輒行兇或一人或糾約數人頓將房間內陳設物件毀打一空謂之打房間此風上海最甚乃租界龜鴇不懼惡客或報知房東或報知捕房往往將動手之人提去責令賠償而後已初到本埠者宜少留心忍耐切勿鹵莽行事

包房間

包房間者免得賃房屋多費開消于是附居于住家或堂名內選定房間隨帶鑲幫娘姨大姊飲食于彼一切不問每月或二十元或十數元不等擺酒歸居停各局歸自己與居停無涉

騰房間

房中先生之客其勢須留連而不能即去而借坐他房之客必須一坐本房乃去則有騰房間之一說該妓商之于久坐之客謂不過騰挪片時之間亦無不允者

叫局

或在妓館或在書廳或在酒館或在戲園招妓前來謂之叫當夕陽以下燈火初齊街頭巷口東聘西馳者疲于奔命益不知凡幾也

轉局

兩客不約而同一時叫局則以後赴約者為轉局叫局之人歸來聲言某小姊轉局過來便知其姍姍來遲之故或在戲園酒館座中偶所歡遂令彼座移來相伴亦曰轉局

催局

叫局久不見來亦有催局之說席間傳令着人前往催其速到舉座延頸以待惟當局者更懸懸焉

上局

上局之說蓋即開煙盤裝乾濕之謂惟么二為然或初次攀相好或已打茶圍數次或本日應擺酒而不擺酒或月逢朔望例應上局焉

下局亦曰下脚

擺酒必須當筵開發洋四元謂之下局亦曰下脚男女僕各分二洋此長三例也么二只須三洋近有加用烏師四名者遂亦增至四元若說書人家不上烏師亦給下局四元可也

雙局

一客而叫二妓謂之雙局一客而命裝乾濕二道亦謂之雙局

借局

初到之客未曾游歷而入妓席諸人必强以叫局實則無人可叫于是乎有借局之事益張姓所識之妓借與李但于局票上書明張代二字待彼美來時說明原委亦無不可

牌局

四人鬥葉子戲或叉麻雀挖花等類叫局前來相偎相傍謂之牌局贏家必有抽豐此妓之所樂從者

戲局

有客來招陪同看戲謂之戲局如天福茶園丹桂軒天仙園等處最多若天儀園閒亦有之入座後不過看戲一二齣亦即告辭或轉局于他客座中極紅之妓竟有轉至三五六次者

酒局

無論酒館妓寮書寓招去陪待統謂之酒局入座以後待大菜上過遂挨座請客毋戰以五拳為率或宏于酒量者必用大盃槍三籌以為敬其量小者遂往令娘姨大姊代飲近日書寓概不拇戰也

過門局

客有厭故喜新者一門之中棄此就彼頗不客易或前妓甘心肯讓必責令上過門局謂上一局而許過門也自此以後前妓視此客遂同陌路矣

回頭局

一局不回頭妓家所最厭謂既攀相好上局後從此斷綫不來也即有不合亦須再到一次再上一局謂之回頭局從此去留從便而該妓亦無後言矣

借下局

下局三元或四元皆須當場開發然客人不因擺酒而來而忽欲擺酒則身邊往往無洋應付

于是有向官人借用者有向本家帳房借用者然彼等亦察看客人之誠寔與否方肯挪移焉

一局兩茶圍

客到初攀相好必上一局方可出門此後可以打茶圍二次倘到第三次則妓女必責令再上一局故遊星三度腰間必須隨帶洋蚨倘囊内空虛寧可過門不入毋令該妓揶揄也

攀相好

攀相好者初次結交之意也不曰結而曰攀蓋取攀花攀柳之意攀相好如何即上局也即裝乾溼也即加茶碗也

乾相好

客有儘叫局吃酒而不度夜者或屈于家教或自愛身分或畏染惡疾雖往來稠密皆謂之乾相好乾相好恩情較輕亦鮮有翻倒醋瓶之慮焉

打茶圍

打茶圍之稱不知其何意三五成羣登堂入室珠圍翠繞裝煙送茶半晌流連一鬨而散長三住家可以不費半文然非熟客同行彼亦不甚接待么二可無須熟客特空打取厭遂不得不攀相好耳

加茶碗

有客至止外場認明幾人每人泡茶一碗此等茶碗謂之堂中茶碗若有熟妓則由其房中另加茶碗一隻獨奉此客以別於人若初攀相好之人亦以本房另加茶碗一隻爲訂席間出局之妓有與本宅之妓相識者本宅之妓亦必另加茶碗一隻相餉以將意其妓亦必聲言多謝焉

革茶碗

官人有與熟客無端反目者此客重來彼不應酬不加茶碗謂之革茶碗此客或另攀相好或

即飲堂中茶碗焉

蕩空茶碗

相識之客到來則所歡必加茶碗以別于人故客以有茶碗為榮事然亦有絕無相識而亦加茶碗者或本家與此客有舊或此妓與此人有意雖不成相好亦必另加茶碗以將敬謂之蕩空茶碗若捕役差甲地棍等人無論入于何家必有蕩空茶碗焉

堂中茶碗

堂中茶碗者本家茶房所備以備生客之無相好者而設也其碗小而殘缺者居多近日亦間有改用大式瓜棱茶碗總與各房所加者不同故客來以飲此為恥

秃圓

客來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係初次叩門絕無熟識之妓例應概用堂中茶碗于是但聞傳呼秃圓是也蓋堂中茶碗亦稱圓頭茶碗之故各房姊妹聞知圓頭茶碗便悉係屬生客無不姍姍而來爭自殷勤獻媚從其中選焉

開水

客至妓館先奉茗茶既有相好則內則茗盌茶葉供自本房只需開水而已于是聞傳呼之聲但曰開水者是也倘另有一生客同來則呼一圓帶開水二生客同來則呼兩圓帶開水再加仿此近來諸姬格外周旋凡同來之客一概同加茶椀于是但呼開水而已他姬但聞開水之聲亦遂不來尋生客而攀相好免得嘵嘵不休招人厭惡未為不妙

開口

開口者彼教中之隱語蓋語瓜子是也客至必奉瓜子入于何妓之房則瓜子為其房所奉倘舉座皆係生客則瓜子應本家供給于是時必有人傳呼曰帶開口但見瓜子自門外傳來而

非房中之物矣

燒路頭

路頭者五路財神也燒路頭者敬路頭神而燒紙帛也各妓家無不奉敬每年逢燒路頭之日不知凡幾益生意興旺必燒紙以謝之生意清淡必燒紙以祈之或初遷居新　或遇生辰喜慶幾于月月有之是日各妓必央客人擺酒車馬盈門笙歌徹夜務極其鬧熱凡燒路頭之酒席不用稀飯

清路頭

燒路頭之日專供祭品香燭紙寶而不用響器謂之清路頭各房官人每供巨香一對向神稽首午後各將所供之燭棒回本房並用脚爐將神爐中炭火分去以取利市

響路頭

是日招集樂工奏曲享讌謂之響路頭酒席之上不用烏師排笛官人亦不歌曲即此樂工四人設坐席前請客戲點一二齣應酬了事倘客到而不擺酒則除上曲或上雙曲外樂工亦必入房請點戲一齣叨賞洋一元倘無客到之房則晚間即請該妓點一齣出洋所謂掃房間者是也

收賬路頭

三節將近之日各妓家必燒路頭一次謂之收賬路頭或清或響亦無一定

大路頭

每年六月十一日及十一月十一日為神誕之期是日謂之大路頭尋常燒路頭之日酒席之多寡尚可通融是二日則必極其豐多為貴每交此等時候官人之無多濶客者焦慮憂愁如過大難焉

擺臺面

陳設酒席謂之擺臺面或于客堂中或于本妓房內各從其便

卸臺面

酒闌之後人皆出席謂之卸臺面各客仍入本房啜茶品煙少作留連然後各散

掀臺面

座客有激怒用武者頓將酒席掀翻謂之掀臺面此等大殺風景事亦不多見

翻臺面

座有豪客既醉之後又發豪興再設一席謂之翻臺或由此家翻到彼家一夜可吃多席亦有因小爭口角而故逞威風者

大曲

酒筵之間大菜既上各妓例歌大曲烏師魚貫而來或三人或四人一按笛一執鼓板一彈弦索一吹笙三人則去笙先歌者爲來出局之外妓後外妓次第唱畢然後本宅官人繼之合席皆畢仍須請主客示下不令再唱烏師即領下局二元稱謝而退

小曲

大曲既次第唱完爰取琵琶彈唱小曲此惟本宅官人伺應唱時或留烏師一入拉胡琴以助其音

京調

往昔只有南北小曲即徽調亦鮮能唱者近則大尚京腔二簧如牧羊卷四郎探母金水橋探桑等齣幾于膾炙人口亦徵風氣之一變焉

擠曲

兩妓吃醋往往各唱擠曲此唱既畢彼又復唱更番譏誚不歇不休且有知己姊妹行中一唱百和幫同譏誚者甚至于哭泣散場殊覺可笑擠曲如喬醋山門伏虎等類倘無嫌隙則彼此留心決不歌此細為尋繹毫無道理亦不知其意何故

借賬

近日官人無不拮据鮮有不借賬者其借賬利息最大有四五分不等倘生意不佳利上加利久而久之仍將身體賣去殊為可慘

梢賬

梢賬者官人無處借賬而娘姨代梢之謂也或數十洋或一二百洋惟既代梢賬則諸多挾制最為受累且此身幾為彼所管束竟有寸步不離之勢

漂賬

客人之欠局錢而不還者或逃避而無從追索者謂之漂賬漂賬既多則大家互相關照不敢接待以免受累勸戒嫖莫善于勸學漂賬三四處漂過則無門可入也而不戒自戒矣

揀客人

官人有性愛青年韶秀者遇貌陋或年老之客便望而生厭多方推阻昔人詩云月裏嫦娥愛少年原不足怪凡于思于思之輩尋花問柳切勿冒昧從事致多齟齬也

軋客人

此妓奪取彼妓之客謂之軋客人彼此暗誚明嘲致成仇隙為之客者往往無以自解惟唱西廂一句曰好教我左右做人難耳

丹單陽洋客人

入堂名而攀相好僅上局一次而從此絕迹者呼為丹陽客人取諧聲之義謂只花洋蚨一元

耳客有惡膺此名者必再往一次出脫第二番所謂回頭局者是也

爛汚客人

爛汚者齷齪不淨之謂有其音無其字不知是此二字否也凡有到處漂賬之客聲名既著遂直以爛汚客人呼之此等人倘入花叢姊妹行中皆以白眼加之矣

拔官人

有等地棍匪徒串同客人將堂名官人强搶出去謂之拔官人蓋因鴇母居奇身價太貴既已搶出則聚衆議價其權可操之在己或僅贖身仍為妓女或徑嫁人亦無一定

贖身

煙花地獄中人誰不望取贖身然贖身之道有三一為客人代贖蓋富有多資者不難解囊以救墮落之人真是莫大功德一為自贖或該妓歷年暗中積資若干跳出苦海最為難得一為借債贖身雖救目前之厄難期日後之安蓋生意日隆自不難陸續抽還一身無累倘或時命不濟往往利上加利無可如何仍以身體屬之他人最為可慘

硬贖身

贖身而曰硬蓋不用錢而用力之謂也必其鴇有萬分留難之意用强用硬亦不得已之苦衷矣亦有自投官府呈請繳還原價者官亦無不允准焉

指贖身

官人正當生意興隆之日忽要贖身則該鴇必不肯從勢必多方撓阻甚有磨折逼命者七十鳥之毒何所底止耶

絞手巾

將次入席必先傳呼絞手巾俟手巾來時各客揩面已畢然後相將入席焉當三節開發下脚

之時並不呼領賞亦但傳紋手巾故又名三節下脚錢爲手巾錢

起手巾

平昔赴妓家時初到必有熱手巾皆本房女使手送及至將屆三節之時則客初入房必由外場相幫親送手巾一次日日如此必到節期年期而後已謂之起手巾亦催取下脚之意

移茶

客到公二堂中倘欲挑選中意之人必將全堂官人喚出謂之移茶一聲傳喚則各房走動紛紛前來擁擠一室聽憑選擇不擇不已然第一聲傳呼皆下等者先來必得二次三次來者方有可觀至于十分有聲價者雖三次亦不至必有熟人引導乃得見焉

篩酒

當肆筵設席之時值筵男僕必大呼篩酒一聲蓋傳知各房入席陪侍之意其聲洪大而悠遠初來上海之人不知原委往往聞之吃驚不小

起炒

既已入席舉盃矣旋又聞傳呼起炒一聲其音少遜于前蓋促司廚者上小炒也計吃六種然後上大菜上點心上鴨子紛紛擾擾以迄于上稀飯而後已

添酒

一壺既畢則呼添酒數壺連畢則疊呼添酒始則是酒繼則是水酒水相攙任憑弄鬼所希冀者衆人皆沉醉而不知耳

帯當

帯當者本家聘請官人之資也長三中或二三百或四五百元公二中或一二百或二三百元亦有數十元者則其人必不堪入目此欵進門先取出門先還如由此家調彼家則取彼家之

欵以付此家始而芾當多者官人必好何也非重資不能聘也繼而芾當輕者官人必好何也好者自然寛裕無所需于此欵也

調頭

官人由此家遷於彼家謂之調頭調頭之日必先期照會熟客前去擺酒以酒多為榮倘一席俱無則削色殊甚

跳槽

跳槽者謂客人之舍此而就彼也此二字乃詈罵之詞謂如馬騾之舍其本槽而跳入他槽就食之意

擔盤

每屆三節各妓家必備食物送客謂之擔盤午節則枇杷角黍之類中秋則月餅鮮藕之類年節則年糕橘子之類或四色六色八色不等年節仍加花燭一對然亦不能盡送而送必須探問明晰倘家中有河東獅子則此禮亦從删矣

吃雙臺

一席之客以六七人為較多倘再多一二人則必須添席一桌謂之雙臺然亦有豪客雖座無多客亦命擺臺迎合所歡以示豪舉

吃總桌

各妓家每日開飯分送各房各人在房獨吃若逢令節如端陽中秋冬至除夕元旦元宵等日本家備酒菜數桌請各房官人同吃謂之總桌各官人既吃之後每給洋蚨一元為男女僕所共分者彷彿官塲下屬飲于上憲之用壓席焉

吃小菜

每當三節之前數日各家廚房必備小菜二種以送各房官人叨賞一洋此殽則猪蹏魚酢之類官人乃邀知己之客來房同享添酒一壺雙雙對飲飲畢乃責令此客代賞此欵焉

年夜飯

蘇州人謂臘月二十九夜為小年夜三十夜為大年夜本夜聚飲為年夜飲蓋八盆一火鍋餘無他物也每當除夕本家例享官人官人亦有備送客人蓋知此客之無家室在外以示親密之意

吃稀飯

稀飯即粥也夜度之客時二三點鐘人靜更深乃吃稀飯佐以小碟四介如蝦米京冬菜扁尖皮蛋之類稀飯既吃便有漸入佳境之意又有同看夜戲必邀歸吃稀飯以將意者

裝乾溼

上局之時由賬房中裝來乾果一盆瓜子是也水果一盆則隨時更換夏則枇杷冬則橘子之類蓋取市中極賤者何項水果上盆便知何項水果今極賤耳

點蠟燭

除夕守歲每房必有花燭一對以待知己前來點火既點之後客人必解囊以贈或十元或八元極少以四元為率蓋即壓歲錢之意一客點畢一客又來愈多愈妙亦有平時清官入梳籠之夕謂之點大蠟燭

開果盤

元旦起元宵止此十五日中客到必獻果盤盤中陳設果品中供以橘橘上插安息香二枝捧者向前聲稱送元寶于是諸姬競前各伸玉指手敬各物口傳吉語既畢則客人解囊或十元八元不等極少亦須四元故客人有吝于解囊者必過此十數日乃入花叢也

便夜飯

往昔上海風氣酒席之次有盆東焉盆東者設菜果盆十六件酒數壺各妓陪侍却無小椀大椀之菜其資照席減半嗣後此舉竟廢只有便飯之說便飯者將酒席之菜減半陳設其資亦減半日下此舉亦少只有房中便夜飯則官人于酒館中喚來數菜沽酒相欵他姬不陪亦有客人自喚菜就房小飲者然非知己深交不可

請客片

近日諸姬及說書女先生均用名片大書特書儼若尋常益以便遣人特請客人之用亦有姊妹行中彼此用以相請觀劇者片片紅雲花間飛來當無彌正平懷刺之慼焉

請客票

請客來飲必書小東差人前去此東各房自備裁取紅箋三四寸長者懸之壁間以便臨時書寫呼之曰請客票

叫局票

叫局票與請客票同亦有刊印精工者只須填注某姓及所叫官人之名耳

上先生

擺酒當大菜既上之後乃呼上先生先生者即烏師也長三之家烏師四名么二則或四名或三名各携樂器檻前排坐聽候席上之妓傳知何曲一同響動惟說書女郎家設酒不上先生

連下去

前妓唱畢後妓隨唱亦必傳知何曲以便開腔倘後妓欲唱前妓一齣戲中之曲則呼連下去如前妓唱慘覩之收拾起一折連下去則裂肝腸一折前妓唱琴挑之長情短情一折連下去則更深漏深一折也餘俱仿此

搶三

用巨觥感酒以三箸架于觥上與客拇戰以得三箸者為勝家負者飲酒謂之搶三倘酒戶稍小亦不敢從事也

兩杯半

他處行酒拇戰以三為率獨上海以五拳為敬謂取五路財神之意一拳負則飲一盃五拳負則飲五盃妓或量窄則每杯減半謂之兩盃苟憐香而惜玉豈責備而求全乃有戶小之客亦以兩盃半為辭未免兒女子態矣

大紅頂

五拳之中一負四盃一負一盃則負四盃者為戴大紅頂子詢其取義則因一數與四數在骨牌上為公四點公四皆紅色似紅頂珠之故

乾稀飯

酒既闌矣乃傳呼乾稀飯蓋乾飯與稀飯同來而聽從客便也惟燒路頭之酒席有不用稀飯之例

借印錢

官人之拮据者無賑可借不得已乃借印子錢此錢為山西人所放利極重大專門朘削窮困之人人之無良莫甚于此

打印錢

印子錢隔幾日登門一取連本帶利一同滚去謂之打印錢其人身帶小印一方收訖則隨時盖印來時不論客人在座直入房中高坐硬索不付不去情形極其兇惡

坐馬車

央客人招僱馬車共坐其中馳騁于馬路黃浦江灘及靖安寺一帶前數年亦算出局一次近則無此例也然而游玩豪客及妓女品高者必須僱行家馬車行家車者車式之新鮮華麗馬之駿逸各爭體面而行路人最樂觀其招遥過市

帶琵琶

酒館中出局侍酒無烏師搒笛例不唱大曲惟小曲不須烏師只須叫局票上書明帶琵琶三字則彼美必携帶隨來當筵奏妓也

送客轎

由妓家令其喚轎送客回去謂之送客轎其價較豐倘令本宅外場扛送更宜從豐犒賞大都以一洋為率

叫差錢

各戲園及酒館有專司叫局之人一得局票即便分馳次日登門索力資每票給錢六十三文長三么二一律開發無異同焉

茶房錢

戲園之中必有茶房出局官人必有茗椀乃于次日亦必登門索取茶資每人六十三文與叫局一例

轎飯錢

凡客至妓館書寓飲酒則彼處必給轎班飯錢每名百文有徒步而來者乃免開發無如主雖徒步而僕仍索資于是有登席問明有轎無轎之事不顧主客之兩為難情令人詫異

照轎燈

貿易場中所用之僕悉呼為照燈者此等人隨主到妓家飲酒該處亦照轎班開發謂之照燈

錢近來無論官場宦室所帶之僕彼處一概不遵前式備給酒飯亦一律開發青蚨百文風斯下矣

折菜錢

堂名中夥計官人本日有酒一席則本家例于撤饌後留肴二碗送入該妓之房近因酒席有購自館中者議明除吃殘不計外倘有完好之果碟菜蔬一概退還該館其席價較廉而夥計房中遂無可送之菜乃送折菜錢二百文焉

拍小照

西人有照相之術能以藥水照人全影于方寸紙上神采畢肖凡有勾欄中人莫不爭相照像懸之壁間或以贈客近則流傳外省無處無之至于名妓數人則該鋪中必存留原拍之玻璃隨時印出任人購買獲利誠無已時

打野雞

凡有生客臨門各妓爭相獻媚以冀入選倘獲一生客賞識訂交則謂之打野雞以遇攬人之獲雉也近則胡家宅一帶最盛

賣珠寶

有一種女流專門手提布箱中藏珠寶各樣首飾走入妓家穿房入戶兜攬買賣雖非偽物然故昂其價值以欺若輩獲利無窮因此盛一日愈出愈多

說因果

當夏日炎炎晝長無事之時另有一等無業游手之人手携鼓板登門獻技講說因果故事曉曉不休殊覺可厭而諸姬最愛傾耳若一二回書亦須小番餅數枚旬日說完再換別種挨戶沿門家家如是

宣卷

一卷兩卷不知何書聚五六人羣坐而諷誦之彷彿僧道之念經者堂中亦供有佛馬多尊陳設供品其人不僧不道亦無服色口中喃喃自朝及夕大嚼而散謂可降福亦不知其義之所在此事妓家最盛行或因家中壽誕或因禳解疾病無不宣卷也此等左道可殺

賅討人

討人者為人價買當娼之謂也有專門畜養此人放入堂名為業者謂之賅討人如賅産業之類造孽無窮恬然不知視為世間無關緊要之事安得良有司密訪嚴拿而禁絕之

恩客

勾欄中人朝張暮李所閱不知凡幾然所中意者每不過一二人即所謂恩客是也此亦人情之常原無足怪我輩行雲流水亦可不必深考然若輩對客最忌道及苟耳中聞此二字必定多辯白焉

霧客

男貪女愛彼此固結不解而男又無揮霍之力女仍無厭棄之心舍他客而不顧惟此子之長依此之謂霧客一有霧客則各客裹足不來而官人必陷入坑穽本家討主交相痛恨娘姨大姊亦嘖有煩言矣

燒香

每逢朔望必往各廟燒香城內則城隍廟沉香閣施相公廟茅山殿財神殿城外則紅廟所至必燒滿堂之香紙錁如山香金似水所乘轎金亦比往日加昂故燒香一次或數元或十數元不等如遇還願則花費尤多

求籤

燒香必求籤句非問終身休咎即卜行客來期或因遷地而卜去留執吉携回籤句必煩客人代詳也

時髦

時髦之稱不知所昉妓之名重一時者人皆以時髦官人時髦小阿呼之然亦私相品論之則可若當面呼之彼必赧然爭辯似覺被人譏笑之意考髦之字義曰俊也詩小雅烝我髦士疏毛中之長毫曰髦士之俊傑者也

表記

凡妓女贈所知之物皆曰表記繹其字義蓋取表其記念之意耳一切巾帶帕盒皆可贈惟肚兜及褲帶二物最忌贈人謂一贈即斷不知何故而彼等竟深信不疑也

圓式頭

婦人束髮之式古尚高髻雲鬟後世尚低譚故蘇州曾有湯七寸之稱近則低而加緊其形圓結于腦後或加細絨網絡均以光潔為主有蒼頭蠅立不住脚之說蓋極形容其光滑也

蚌珠頭

年未及笄之女額旁挽一圓髻形似蚌中未出之珠故曰蚌珠頭取象形之義一律以珠翠助以花枝嫋嫋婷婷最增態度

雙丫角

雛姬每挽雙丫之髻極惹人愛近來諸姬無論年齒每當夏令輒挽此髻謂取其分開頭髮以便疏散之意曾有一年老客入嗤之其妓笑曰此髻不但奴可梳即賓客亦可梳客問何故妓曰君不見漢鍾離乎彼偕大年紀尚挽雙丫之髻至今圖繪其像人不為怪君何尤焉客不能答而退

拔蠟燭頭

妓家敬神之燭以點盡為度所餘未盡之燭頭最忌人拔但不知何義又客有解囊上局一次而隨來白打茶圍者亦謂之拔蠟燭頭更不知其義何取

綿紗馬甲

馬甲即半臂俗又名背心蘇人最尚元色綿紗始而無貴無賤皆需此服近則諸姬不屑着此惟娘姨服之曾有娘姨不搭脚那里有綿紗馬甲之諺也

菊花山

每當秋九月各堂名廣購菊花堆置堂前糊以淺藍紙張裝成假山石樣謂之菊花山山既築成便索客飲酒多則數十席少亦十數席通宵燈火輒夜笙歌極形熱鬧如是者不及匝月而亦洒闌菊萎矣

玫瑰茶

春三四月玫瑰花開肩挑入市日以萬萬朵計大率賣與妓家窨玫瑰茶故夏間客至各房所加之茶椀開盖便濃香撲鼻焉家家如是箇箇爭嘗固不僅解渴已也

玫瑰醬

茶葉所窨之花不過十分之一若以之為醬則一家萬朵十家十萬朵等而上之正不知幾千萬朵玫瑰乎玫瑰乎同一薄命為花何以相殘如是之甚也醬成待至夏令分以餉客以醬色之華悴卜一時之休咎焉

雕鈿扇

古之妓女用摺疊扇取其卷舒之便也嗣行紈扇蒲葵扇秦淮竹枝詞中所謂尋常一柄芭蕉扇搖動春葱便有情是也近年忽尚雕鈿扇柄鑲以牙每扇為價十數洋雕有摩空凌雲之意

似于女流不稱風尚所趨不知何取自仍以齊紈雅緻為是

油紙扇

摺疊之扇以黑油紙為之此杭州物也始皆賤工用之近則因京師所尚于是廣行扇骨易竹以牙兩面書畫皆用泥金玉手纖纖徐徐搖曳相形腕際逾覺潔白焉

香水

古昔尚薰香如龍涎如雞舌如𣗥檀如蘇合大都焚之以火燒取其煙終嫌有煙火氣近來諸姬皆用西洋香水其香着體有經數日不散者着于艷服亦不變色但聞其馨絕無痕迹誠為無上上品且以之浴身以之拭面均無不可自有此水而中國所焚之香皆棄而不取矣

珠花

昔日諸姬專插鮮花以先時為貴如春日插菊夏日插桂秋日插梅冬日插蘭之類近又尚珠花一花所穿之珠寶多則數百元少則數十元不等故于劇席酒筵之間觸目皆珠光寶氣務極奢華伊于胡底然代為籌畫此花不萎不敗終歲恒新較之鮮花之日日更換其中亦寓節省之意焉

大紅裙

新正十五日內必着大紅縐紗裙不獨燒香賀年即偶爾閒游茶敘亦必拖曳而前以為榮燿此風惟海上為然他處斷不敢僭越焉

荳蔻盒

出局看戲侍酒隨身必帶小銀盒上置明鏡中藏荳蔻陳設席間時時對鏡端詳俟客人海詼之時爭以荳蔻餉客解醒其式大小不一爭奇鬥巧各隨其意焉

着衣鏡

西洋着衣鏡大者方丈小者亦須三四尺懸挂壁間以壯觀瞻倘房中不懸此物便覺減色

籐睡椅

睡椅一張橫陳房內冬加西洋絨毯其上任客小眠最為適意

羅漢榻

曩昔敬客吸食鴉片皆就臥榻橫陳旋因不便舒展乃於臥榻之旁別設一榻專奉洋烟榻以兩柜為之中可置物上鋪涼席或洋毯等類似較精工近更改置羅漢榻三面有欄製極壯觀彼此相較一覺輝煌一覺寒儉矣

書畫燈

青樓中懸挂之燈向以玻璃為貴嗣行羊角燈旁綴以珠繼又廣行書畫燈每房四盞以白絹上書詩詞間以着色花卉或山水更形雅緻燈架以紅木為之近復改用湘妃細竹焉

百靈臺

小圓几下承獨脚安置房中謂之百靈臺考其命名之義以豢養百靈鳥者其籠中必設小圓臺俾其登臺飲啄房中置此何異鳥籠蓋取其象形云

高脚盆

房中几上必設水果四盆任客隨意嘗新此亦海上之風也近則全用玻璃高脚盆鮮艷奪目頗覺可觀

藍呢轎

妓家必自置藍呢小轎以便出局乘坐蓋以外間受僱之輿不足壯觀也戲館酒樓中出局既多則香輿擁擠攔其盈門即街頭巷口觸目皆是行人停足偷覷幾有應接不暇之勢焉

銀煙筒

三十年前諸姬皆吸旱菸近來皆吸水煙水煙煙筒向以銅今則易以銀間以金者不多覯也即以銀論此筒所值工價亦不下數十金加以煙盒攜練殊覺貴重故當出局之時一概懸之輿中不敢挂于轎後庶免偷竊之患

茉莉針

針形如茉莉之花或以金或以翠或以珠或以珊瑚碧鴉犀不一其製陸離璀爛排列于髻端有似御前之鑾架為數竟不可勝計為價亦不知若干

女說書

說書而易男為女亦取其易招人聽之故女而肄業說書亦取其引人入勝之意業此者常熟人為多所說之書為三笑白蛇玉蜻蜓倭袍傳等類亦不過十數部而已目下愈來愈多北市一帶各里聚集竟有三十餘戶焉

聽堂唱

入說書之室命其奏技謂之聽堂唱亦曰做堂唱番銀二餅所唱不多數句繼以小曲即便竣事然室中陳設與妓家無異惟酒筵之間有妓則離席無妓乃入座此為分別耳

叫堂唱

招女說書出局謂之叫堂唱不論叫于宅中叫于酒館叫于妓寮叫于戲館皆以三洋為贈各處皆隨帶琵琶隅坐彈唱不入席侍酒亦可從旁代酒惟戲局則並琵琶而不帶焉

書場

有專開設書場者葺屋一大間延請一二女先生或三四人中設高台小几下列聽客之座多至百餘座茗盌手巾俱備每客收錢四十餘文至七十文不等視先生人數為多少焉門外懸牌大書某日夜幾點鐘請某某女先生彈唱古今全傳屆時先生乘輿而至登台高坐台下之

客環坐而聽所唱開篇之後繼以正書一段少停再唱小曲一齣戛然而止亦即閧然而散矣

開篇

開篇者編成七言字句于所說正書以前先唱一篇不知傳自何人永奉為例往往一座數先生先令雛鬟唱開篇亦有兩雛鬟唱雙開篇者俟開篇唱畢乃唱正書焉

虞調

虞調不知所昉或云出于虞山謂之虞調或云先有虞姓者專擅此調因而得名其聲曼衍而悠揚合絃索琵琶而共奏之令人靡靡想亦鄭聲之亞歟

馬調

虞調之外又有馬調此則十年前男說書馬如飛所創也其調仿彿如虞惟唱到末一字之前故緩其腔而將末一字另吐于後有若蜻蜓點水光景最動人聽此調前有袁雲仙最擅場焉

攤簧

攤簧之聲最為淫靡攤簧之曲亦極淫蕩如賣橄欖賣草囤之類諸妓皆有擅者不必女先生獨能也琵琶及四胡合奏為姑蘇人所愛聞他省之聆音者亦不解其所以然耳

煙剪

書場唱畢正書幾面琵琶一聲裂帛旋有人傳呼煙剪二字始而不解所謂繼繹字義剪者剪斷也謂說書至此暫行剪斷客再續說也煙者既已停唱而侍婢奉煙也若堂唱則無此例云

老舉

廣妓謂之老舉開設在北市老旗昌行舊基三層高閣徹夜笙歌亦可喚之出局每局二洋另給輿金不帶女僕橐橐而來亦復別有風味歌時其聲高越以長絃索亦極尖亮如出局太多賡唱不絕頗之人趣

琵琶行

廣妓之小者曰琵琶仔專司裝水煙捧茶一切梳籠之費較蘇人加重焉

開廳

廣妓設席謂之開廳或二十洋或十餘洋不等其菜品類甚夥點食亦多滿堂鋪陳甚麗伺應亦極周到所以侑客之酒爲膏梁燒每人一壺而各妓則以盂盛水代酒自應酬奉勸焉

海上青樓圖記卷六終

乙未年補輯

